



16  
2798  
4

門 16  
號 2798  
卷 4

黃漳浦集卷四

疏

恭慰聖懷疏

原任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為恭慰聖懷事臣蟄伏草野仰跂雲日若盲之不忘視跛之不忘起也崇禎十七年五月驟聞京師告變鼎湖哀號不能捐軀徒深隕涕六月初旬乃從父老投杖側聆諭旨痛鐘簷之未安傷寇讎之未報寢食不遑血淚俱落誓與四海同仇此 臣觀自古帝王遭遭亂身殉社稷感念蒼生者絕代無有至於克儉克勤宵旰憂十七年一日而不足以消弭寇賊激發臣工亦絕代無有也宋臣李綱曰人王之職在於知人不知人雖勤勞無益古今以為篤論先帝留意知人而每為宵

昭和十九年  
七月二十八日  
購求

人所亂雖云莫違致咎或亦運祚使然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勿卹其孚于食有福我明前<sub>曆</sub>二百七十五年而後與春秋同運臣屢屢言之值其將窮亦不可挽古之聖王先盡人事而後談造化先立人極而後談事功人事盡於禮樂人極立於仁義仁義不施禮樂不作雖有如林之眾鉅橋之貯猶以薪救火以水救粟也方今旤亂將徂福祚將食陛下誠能博求賢才疇咨美政樂聞善言樂行善事毋輕暴人之過毋急羅人之罪功當而後賞幸蔽而後誅毋與小人而謀君子毋與辱人而圖貴士鑑厥衛勾引之奸怵闍寺開門之旤仁義以考言禮樂以詢事其有舍仁義違禮樂者雖攜藉富彊希冀事功亦皆糞壤致之至於克復神州廓清海宇祇存於陛下之一心與廷臣之眾志噓氣相動爲雲爲雷非必盡取模於王謝借材於韓岳也昔

太寧遶營而逆賊夜驚興元發書而軍士揮涕宗澤亦云立國四十日未有發號何以鼓舞天下今陛下登極來已近兩月遐方逃聽者未有以聳其毛髮瀝其心髓臣愚以爲宜約已動眾布三大檄昭示天下一以血誠感名忠義勸天下討賊之師一以手諭訪問著蔡集天下忠壯之猷一以赦罪薄斂大有肆眚以滌累年汙暴收天下之心臣知蚤晚詔諭亦皆已鋪繢入條規隨躑括然未有熙辭單心宣昭義問陸贄所謂以言動人其感已淺言之不真聽者已倦者也臣觀逆賊舉動殘酷橫鹵神人之所共憤又遠離楚豫厚毒關中實亦無謀遂成乖濶跡其所爲不過黃巢張方之倫陛下誠使邊臣西持江皖東顧淮揚竭上江之力以支須臾悉下江之銳以鎮儀真內明禮樂外示征誅以德馭羣臣以法馭軍士靜持數月賊必自亂闖獻之首

不蒙於長安之街必墜於棘棘之下也臣無識唯知明運當興  
逆賊必滅謹具疏奉慰冒昧以聞

衢州聞陞辭職疏

原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為榮任  
難堪量身知足衰病情真懇乞允放事臣道周踈賤迹處天末  
自六月二十一日聞命恭辭至九月初旬始聞溫綸敦促就道  
至九月末旬乃見兵部馬上差官及都察院勘劄臣時已裝行  
臣自揣微賤尺蠖之屈初不求伸蝸涎之濡非為求遠徒以聖  
作物睹欣就維新君令臣恭趣不俟駕業於十月二十一日至  
衢州又聞再陞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聞命自天有隕自地雖薰風始播百穀咸昌而枯楊生華棲  
直易絕比歲以來一再折肱苟存性命上之不能裹尸橫草裨

聖主光復之思下之不能負重挽強資賢臣一得之用徒以殘  
喘仰累大官每念先帝曲折裁成之恩暨我與朝祓濯鼓舞之  
意雖竭蹶重繭亦欲望日就雲而蒲柳經霜吹噓不上驚弦孽  
鳥聞響墜風自二十日以來中寒下疇漸成痿痺起立須人餐  
寢盡廢即思苟延歲時勉名醫藥從江左而問夷吾進建武以  
窺堯舜何由至乎伏冀陛下鑒臣百折之餘真病真危還臣草  
野槁首巖穴儻獲餘年含哺擊壤以誦皇風臣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謹口占付子弟謄書附差以聞

請修禹廟疏

洪思曰乙酉四月十日會稽拜疏上  
為禹功可念廟貌當修以復命也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  
謹奏臣自三月朔日恭奉御祝發舟龍江至四月朔日入會稽  
致齋七日自朝拜香亭外不敢見客八日乃至禹廟行禮宣揚

德音是日風和景明雲日惠朗禮畢移時歸至舟中乃微雨浙  
瀝艸木灑光知中興之業當於神心也臣肅瞻神禹黻冕巍然  
旁列八臣不知名號因憶鬻子所稱一師七友若西王國咎繇  
陰子然輕子玉之倫雖不敢盡信但以神禹之神猶藉一師七  
友以宏其智況於中葉深居高拱者乎臣事三朝繫籍講旃二  
十餘載屢起屢廢三仕三已未有納牖之雅亦無終歲之俸是  
臣所俯伏垂涕不能自己也既乃徘徊殿中仰視椽桷風雨總  
集階除齒齒幾不可上出顧廊序斷碣殘碑鞠爲茂草臣因嘆  
江東文教猶未陵夷何遂至此良由比歲以來兵食告絀農畝  
困於催科禮樂衰於悉索積漸使然未可驟起也臣因問諸父  
老言崇禎末年有盜葬禹陵之上者賴有司除之乃保此穴念  
之懍然今逢陛下首出光復舊鼎百度維新以克勤克儉之心

誠及今時修洪武初年之令禁民間一里內樵采因嘉靖初年  
之蹟修葺殿廡齋房俾南國有所席休兆民有所賴慶其裨益  
非淺也臣與道臣于穎商度殿上瓦椽與塗墍丹雘之費多不  
過二千金夫以神禹之德及首出之時鼓舞變通使民不倦卽  
適觀非遠耳臣病且老朝夕中廢不及見大禹當年師友之盛  
猶及覩陛下敦庸澄序臣工陟行方夏乞敕下紹興會稽山陰  
守令諸臣勿使風雨侵尋下民啓侮則禹甸四海咸有耿光

奉祀會稽乞休疏

太子太保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  
謹奏爲祀典旣竣臣病難支懇恩休致以擴皇仁事臣於本年  
二月二十三日具疏辭朝二十六日奉聖旨覽奏具徵忠悃卿  
受國重恩志切復仇豈宜借差還里差竣着卽前來供職共圖

恢剿大計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傍徨喜慰交集時已扶病下舟不敢具疏再瀆謹躡勉馳驅至會稽將事今既告竣矣臣思古人言志則必言氣孟子言志至氣次氣固居志之後禮記稱氣志既從氣志既起氣反居志之先臣所言寇必可滅必可逐燕京必可復者臣之志也非臣之氣也臣所入都未四十日而乞差未六十日而辭朝未七十日而去國者臣之氣也非臣之志也臣孤立孑處五十早衰又逢雷霆千摧百折裹血之痂月落日生斷筋之骨風酸雨楚從此志氣不能交動陛下憐其危苦寬其愚昧噓之吹之鼓之舞之猶且不能行立而猥以望風欲僵之軀集於驚弦自落之殼不待智者知其然久矣臣少慙柱下老讓竺乾嘗誦公旦之言謂殺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殺身而無益於君則亦不爲也臣當先朝年力尙健四顧無

徒誠欲奮其空拳以雪詞林之恥先帝每以臣爲空言顛倒曲折欲進臣於實事然臣二十年無一實任之事則亦二十年無一面諛之言今年逾耳順百病交攻逢時中興偷膺車服出入俛仰四出蒙面乃欲以芻蕘之言干恢剿之業真跛鼈學步於麒麟螢火颺光於日月也昔馬援垂耆而討南交宗澤頤指而規河北卒如螭涎自枯無當於進取之數凡天下治亂得失繫於君心者志氣之主君心者又天下志氣之主也陛下誠有克復之心則必有克復之志克復之氣陛下既有克復之志氣則朝廷必有克復之學問天下必有克復之事功迂腐如臣輩雖齋劍前行使軍士屬目投死無益耳陛下靜觀遯覽推誠帷幄於天下奧神明變動之故已昭晰無遺誠能廣心定慮招益集思以天下之志氣配天下之道義以天下之道義配天下之

事功養直而出之舉直而行之雖舞干羽躋唐虞可也臣自入越以來日食不過一勺或三四日不食右臂偏痛青烏家感言臣葬父母穴高下關不力勸臣遷移臣四壁頽然餐寢俱廢誠恐中道溘然仰負聖眷乞推恩蚤賜休致得一二載商度使沒者無憾生者分榮臣無任激切呼籲之至

恭慰皇太后興居并述義師情繇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問皇太后興居并述義師情繇以慰晨夕事臣老矣雙親違捐一意君上自天啓策仕以來二十四年雖偃蹇閒僚三遭廢黜身經百折萬死復生不敢以怨誹餘情著於心繫何者臣之事君猶子事父生殺廢置無有二心若偷榮以承歡遭危以自逸亦仁人所憤心慈子所唾面矣恭聞皇太后陛下自

五月十一日與聖駕分離南渡溧水過獨松關遂涉餘杭東至臨安此間烏道崎嶇居人曠絕不知何以仰慰乘輿俯愜安膳臣子造孽遺憂至此盖自晉宋以來於今再見而皇太后驚危與聖駕相失尤古今之所無有也天祚明家大統不墜孽臣

久當自滅江南清淑王氣所鍾衣冠文物甲於天下收拾泮渙足以中興伏惟皇太后強飯自慰臣自三月初八日祀事已完具疏請旨候命假歸栖遲兩月至五月十五日始聞播遷之言臣驚痛在心舉措無措私揣大未有南下之期臨安亦非駐蹕之地太祖定鼎鍾山功在萬世聖主復基載毫理不驟傾雖諸臣造孽拂性逮災而聖主寬仁萬方所諒誠能下詔罪已擯黜諸臣更求賢哲別與維新雖少康共和之業進於夏商猶未可量也臣幸廁詞林遠稽典故如貞元罪已之詔切所當行

除具藁進呈候聖明採擇駕至施行外臣先至金華嚴衢等處  
召募義兵遠檄虔鎮閩廣相爲應援自金華永康東陽義烏等  
處有鄉紳太子太傅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所募鄉兵四千名  
金華守道王調鼎知府王禮所練原兵一千八百名永康知縣  
朱名世所練原兵一千二百名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庚朱萬  
化所募義兵二千名皆自備糧糗仰候命旨蚤晚調度如手足  
之於頭目毛翮之於鳥獸生而具之可撫掌得也江西爲宇內  
右臂晉宋以來豪傑匡襄全藉江西之力臣所識原任翰林楊  
廷麟劉同升皆秉性忠義閩里所宗又贛州撫臣李永茂敏練  
多能心存王室可晨夕被旨與金華義師相爲應援約其往還  
不過一月非秋後不敢窺江誠得聖駕夙還整此六師恢復  
舊京爲之非晚乞先下懿旨召張國維楊廷麟劉同升朱名世

龔廣生等使速將金華江右兵來集江口取進止調度其閩中  
潰兵尙可着閩將再收立功自贖與翰林院待詔涂仲吉商其  
方畧東出鎮江西上潑水爲定鼎善後之圖誠不宜拘守舊說  
迴阻義兵使天下臣子銷其親上之心隕其効忠之氣也匆遽  
陳上不悉願言臣無任激切之至

### 臨安勸進疏

太子太保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  
謹奏爲勸進登極命將討賊以匡王國以繫人心事先師有言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之宜有天下睠之天  
地承之祖宗卜之臣庶非在今日但以稽遲數月時勢倥傯不  
得晏然以觀謠誥之盛而過自虛挹讓再讓三諸臣遂生異議  
或襲建炎之謀或進勾踐之策臣愚以爲帝命傳之皇家人心



屬於有德建武太元之際不聞通命於匈奴景炎咸淳之間猶且自正其位號若講無成謀則情窮勢絀若因講成事則蒙面喪心臣揆國家禍敗之故皆繇大臣養奸蓄亂驕將寵極心偷從古迄今豈有宰相擁兵橫行都市臧獲俱爲總兵子弟遍稱顧命而見賊不聞賣主挾君猶有騎虎不下之理今馬兵尙有數千方國安兵猶滿萬朱大典眾亦千餘合金華新至者虛聲近■諸臣皆受國恩蓄威自衛不肯進前而攜妻抱子藏馬於舟掠貲於道意欲何爲臣細問中來者皆云不多

不能四五千以馬閣部之英武朱大典之福相阮大鉞之敏練使統率三軍北行阨塞出奇設變大有謝元之功小有祖逖之效而談笑廟廊養威都市終夜嗚吡謀竄謀奔不可聽聞陛下誠毅然發憤收東南之人才用東南之民力捨諸故套敗

局一切不道以名則甚正以言則甚順以事則甚成如必無一戰之勞據甚下之勢與敗類而圖興邦與憤懣而圖成事畏首畏尾媮死媮生臣不知所終矣臣孤旅孑身徒步難進發語煩瀆惟陛下優容詳察速命諸臣扼要破敵立功自效功成別叙以慰神人之心臣臨疏無任徬徨之至

行都求去疏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隆恩難報朽質莫雕媿無翼鏢之能願安跼伏之分事臣海濱迂愚以筆耕自活五十無聞六十引遯生平割殺一聽之人至於唾乾亦所欣受是臣鄉里之所共睹者也比以國恥未雪君讎未報中夜拊心起立達旦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語一血是以奮不自諒謬請行邊亦猶眇者之不忘視跛者之不忘起徒自抵觸顛隕近於溝瀆而已

而旁觀側目疑臣尙有功名之心姍笑詆譏靡所不至舉天下所指爲迂濶無當之辨皆舉而加之臣臣茫然無覺猶聾馬思鐘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向所在嗚呼臣而欲乘時爭尺寸之位者豈復淪落至於今日乎今板蕩已極蒼黎已盡衣冠爲人倫於今年不明年不則鍾山松栢必且爲薪孝陵鐘鼓必且爲塵親戚妻子俱爲別人何暇計尺寸之位今年明年則南京爲我南京北京爲我北京雲臺煙閣豈有定人而區區爭此尺寸欲何爲者臣向在浦城追趨不及旣來三山濡滯愆期臣已知馬棧之難成驥尾之不屬亦以謂天祐陛下海涵嶽載萬物可以不爭而臣實朽壤溷於封壇汙流點於明水拂意之臣必指臣以爲口實談登極則曰唯諾順從談親征則曰爲謀不忠一話一言動聲厲色交口戟

手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生靈之被不可居忍耳豈爲衡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撫口實者必不肯奮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願陛下舍宏翕敷動潛天地勿以一介小臣爲意亦勿以文武不和動冒聖懷臣無任惓戀瞻依之至

奉聖旨卿真品實學久重海內朕昔聞名思如裘葛及擁立之際朕恨識卿之晚今以閣輔相授祖業民艱百未一舉草草言去殊失朕望進退之常今爲中人能之濟扶危困朕倚卿今日事也卿還暫抑恬謙成朕中興之業烈不允辭慎勿再陳衙門知道

### 辭職陳事疏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再四捧誦詔書感佩無已溫愛之情

逾於骨肉敦重之義垂於奕世臣何敢復陳然前旨派發者中外既喧傳臣又以君命追隨則遐方無所取信極知幃幄之寵重於前予猶恐招徠之宜失於機會也早間聞北路撫臣吳春枝已就道藉此稍寬蓋國家發軔全在北路崇安出門卽爲廣信此三省之鈐喉饒昌之右臂利器不可假人衝途不可授敵臣每言而人不應中夜爲之寒心臣今與商量已定猶恐其暫駐建寧未暇卽至崇安登嶺首而望鉛山則廣信在吾腹中矣廣信道臣高允茲卽建寧推官高簡之父可寬其離任之罪責以還守舊疆廣信不動則東下衢州以出錢塘西下貴溪以出彭蠡猶吾池沼之內雖苟安旬朔不以爲遲至如舊閣臣蔣德璟長臣一歲學識諳練十倍於臣遣臣敦催往還不過十餘日臣藉蔣德璟與林欲楫二臣得遂衡山之約也臣昨睹詔書內

加臣少保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以臣庸劣冒此隆徽覆餗負乘誠恐不免已經懇辭未蒙俞旨況欲楫爲臣先輩欲楫今未加官而臣偃然批糠先颺非量能度德之方亦非敬梓恭桑之義也謹再懇辭伏乞俞旨又繳上寫完詔書四道外惟親征詔書未起草尙需諦審詞容進呈

再繳勅草乞休疏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再繳勅草再示鴻恩事臣卽謝事舍車而徒爲親征詔草未就怦怦於心然思此事亦必陛下神藻英斷非書生所幾必若前論已得大槩不須更端看數日前後江虔音信更如何纔得楊廷麟六月書亦似已舉義者楚益二藩藉諸賢之名聯雞俱飛不能集事邢張聞皆在山中未死大約看我舉足以爲動靜陛下意委心一勳勿以文臣樂懷晉陽契丹更不足

道如趙北平父子竟亦何成臣道里幸得歸山戴陛下生成之恩  
逾於父子昔人所云不辨殺臣臣始得去若辨殺臣臣欲去豈可  
得乎昨值類禡敬天勤民非臣陛辭之日然臣去勢不可緩亦思  
得漳南二三千人應不時之需勿使雷神祈雨於河伯則處置愈緩  
解澤爲勞矣外擬作劉勅草不知誰當差遣者此亦要着不去東平  
則陳洪範家在定海有宦波將吏可順帶馳行臣瞻戀無任神搖

擬中興十三言疏

爲敬陳中興十三策以鞏皇造以固人心事臣聞天佑下民爰  
立君師有一代中興之主則有一代中興之佐是以殷宗啟夢  
傅相發采於巖阿宣王興周仲甫應生於嵩嶽迨夫賈生抒策  
葛亮投權李泌以白衣駿乘陸贄以青史贊樞雖時遇不同德  
抱殊器然皆非有案積崇階赫奕等輩直以一日遇主風雲元

通上不鄙其愚賤下不安於不肖霍然義起爲天下所傳誦無  
窮臣瞻今日陛下天挺聖生有堯舜之資者四漢唐明主所不  
能爲者六而諸臣容諾不能承事至使東西 匪茹震驚陛

下焦勞於上百姓離憂於下踰年於此未有一臣一士肯畢其  
猷慮爲陛下籌策者臣竊傷之臣觀三代而下明哲之后推漢  
文帝然其意自謂過於賈生故終賈生之世不能用賈生之說  
先主壤小不復足稱唐之三宗權佞與居李泌陸贄棲遲其間  
不利大作皆未有如今日休明之盛陛下冲聖可巖嶽自貢布  
其四體者也臣瞻陛下御極以來虛懷納聽英斷如神晉接以  
加讒佞不至溫恭濟哲此四者堯舜之資陛下皆有之又自三  
朝而來掖庭不充者宿不備陛下廓然絕采女之命皤皤灌灌  
者安車畢至于是內無權璫外無炎相鷹犬珠玉不近於御楯

杆之士 愚謂陛下每言關東流民閔然下涕此六者  
漢唐哲后所不能而陛下該舉之以陛下之資發憤自濟輔以  
巖嶽雖堯舜可爲卽不然輔以中才之賢等身之士猶上之不  
失爲高宣下之乃與漢文比德今寧軸邊疆之臣冥豫不渝一  
至於此非甚闇沕落落以天下爲弄則其心必有所欺慢以陛  
下未足與有爲臣竊傷之臣觀往史自唐德宗流離播遷下詔  
罪已而淄青之士至投戈興歎今陛下之初慨然渙汗降詞輯  
莫而天下冥然若無聞知將命之臣不審上意以故事相眎則  
必其竅會有所未得徒使邊城疑億以爲虛文臣計庚申以來  
凡天下之事可致隆興而措置乖方失其竅會者大略有五凡  
王者繼緒踐祚皆爲受命於天人主事天如其父祖光宗皇帝  
履位日淺不獲躬祀南郊以定諸羣工百辟之命陛下時乘初

載宜省典禮蠲上日親園丘尊春秋體元之事與天下更始而  
諸臣容容牽於故常不能上溯淵微下簡辨治使天下元年有  
闕於履始之典人心習翫耳目之前未有以易之此已失邳隆  
之會者一矣凡王者履始必審用其二柄告郊廟而後行事夏  
人建寅故先賞殷人建丑故先罰今參用之陛下始執太阿宜  
酌二代以又植諸百辟上春庚日布法象魏陛下宜勅銓曹舉  
一二能否而彰瘴之乃考先朝舊制所宴勞廉能放黜貪鄙者  
就故事揚抑於端門之下今諸臣容容但一考察題留而已踵  
神宗末年之弊使貪贖者無所復懲異等之士無所自見而天  
下金帛皆走於權門此已失邳隆之會者二矣凡王者匪頒之  
出自郊享賚勞而外不在常數其一錢一帛非借大司農水衡  
有司對簿者頒下之日受者必具朝服昭播無滯使人具見德

意今陛下始渙德音發帑百餘萬金受命之臣不卽以時存  
卹關東之士使孤子寡戶腫目跂足高年穉齒宛轉哽咽悲憤  
激於重潰於是家無固心人懷攜志此已失郅隆之會者三矣  
自關東破壞以來關東父老朝夜哀吟思出陷奔征夫曠徒時  
時間作陛下重發德音存錄死者曲庇逋逃之臣又出帑金二  
百餘萬激厲諸士諸受命之臣如有一二訐謨忘身報君者瀝  
膽以領士卒約四五萬結砦臨河意必向敵而實爲持久乃漸  
作魚麗龜隼之屯使海蓋諸州恫之於南登萊舟師恫之於  
外遼陽未殲之黎恫之於中不過數月費束矢書之可  
於闕下也而諸臣不爲遐自引懦以使河北化爲異域此已  
失郅隆之會者四矣且自漢唐以來借方者十用而百蹶  
唐用突厥縱於長安百年之蓄而不可償方今江東之陷降

爲梗西商羊無寸兵之藉受命之臣宜卽以時謝絕稍  
用資賞反其藪澤諭以天子愛惜士卒不樂奇功令但撫我百  
姓以守遼西爾但閉北關不使鳴鏑西近喜峰者天子德音未  
艾諸臣不察欲終藉其力以首鼠奉頭之身談單騎造營之事  
禍不可誅平不可賞勢必滋蔓無窮此又失郅隆之會者五矣  
此五者失如離矢不可復追數其曲折枚舉難盡今復有西川  
之難黠鼠狂虺起於禪袴天下人心澹澹若正月之冰而當道  
者猶一意軟美樂窘幅躄沓之士錮塞其孔竅以自用其眼舌  
臣恐天下之事從此不濟也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聖賢之言  
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臣不揣有十三言於  
此試而用之當百三十萬之師維陛下俯而擇之也臣之初有  
三言者度今所能行其道顯其利易見以功名之士責之一朝

而效效則有百十年之勝曰致一以定人乘五以用地參三以申天何謂致一以定人古者命將出師將軍當轂天子親爲視綏鑿函門而出之卿大夫餞不出郊舉酒而啐示必死也故將死綏則士死將枹鼓不絕致死不反今之爲將者多其裝束累月不勝然後擇吉日擁美子鳶翔鳥儀而注於關外古者命將鉞不兩授雖有六師命出一人故朔方責於南仲淮夷率於皇父合謀而告同力而發今之爲將度功之不遽成則擠一以爲難首逮事之欲敗則擣一以爲禍曰古者爲將戮不避親貴賞不留私橐賞信罰必故功罪不失是以楚爲二廣未知其用也縣灼膚之令再焚其廩一鼓而上之無不焦爛者吳起之治楚移五尺之木而與之十金商鞅效之又以立威於秦故曰致一則士可奮也今之爲將者以罰則不必而行其恣睢以賞則十

金之餉三出五納而耗其半臣意今之時以畫一不二責死綏之臣致謀不同期於成致志不同期於死縣必中之的注金而射之百日之內其士可戰矣何謂乘五以用地天地之道動於五險以其所生而因以爲殺故金木水火土五者大勝之所治也金勝之治九步之內火勝之治七十步之外土勝之治五步之內水勝之治六百步之外木勝之治三步八步之內兵法曰車騎之地不利步兵弓弩之地不利短擊長戟之地去劔楯矛鋌之地去長戟劔楯之地去弓弩凡山川之勢不出百里則必有山林積石經川邱阜不出二十里必有曲道互伏險阻相薄又不出十里必有川谷居前仰高臨下又不出三十里必有萑葦竹蕭草木蒙籠又不出十餘里必有平地淺草自此百里土山邱陵曼衍相屬皆車騎之地矣爲將者必熟其形數度五里

立五望設五校以治五勝故車騎所趨必在廣野土治其勝而  
火赴之不過百里而應步兵劔楯所趨必在險隘禍生於金而  
木赴之不過十里而應弓弩弓弩所趨在於居廁禍生於木而  
水赴之不過二十里而應長戟矛鋌長戟矛鋌進退之下是皆  
可治水禍爲將者度其地形以制多寡度出入進退不失故不  
戰而常可以戰不設伏而多開徑延敵而莫之敢入也今  
之戰者所恃火器復雜以五技魚貫蟻聚蛇而前行行不知其  
所止動不知其所施一物之敗則五技皆棄夫空河以西地形  
曲折每百里內外而五地之勝皆具誠委心計之將揆悉其數  
以靜待動不更其處不違其方遠致而近取之百日之內  
之可致矣何爲參三以申天參者參也肩足皆爲三星鉞斧  
鑽之所出也胡門越門之所分也聖人因而參之一體而兩翼

故一軍而參二軍古者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直期之其  
餘九百以爲偵閏往來慮無則塵沒鳶起三百六十里之內不  
失也參而分之萬二千五百各爲一軍一軍之用又復參之以  
爲要膺首尾不亂度其三駕遞爲鋒距以下當上以上當中以  
中當下故必一負而獲兩勝也故師有矛有權有勁有奇有正  
有疑疑非奇也多疑則不奇多奇則不疑登萊之師所以爲奇  
也奇設而不用徒以之爲疑虎之援所以爲疑也疑設於不  
可用而遽以爲奇是已事之大誤也古之軍者不圍大城故三  
軍而足不折少以益多故士危不易方三軍之屯相去不過三  
十里故政不失今之戰者動十餘萬分將數十敵之所在則多  
寡屢折相去守險或百里或七八十里一將失利則彼此潰走  
應調救援迨師出而敵已得志今試以邊障十餘萬之師分爲



三軍倣古三卿相推而出之文武匹用度要害而居之每一軍而各三駕以參之一軍而各三駕則令定而力逸文武匹用則樂效績六卿相推則朝議不嘖故朝議之嘖則卿相異任而內外不參之過也如此則十一萬千五百人足行天之道矣是言者其道顯其利易見以功名之士責之一朝而效然皆言法而不及於術言戰而不及於治也臣又有三言於此度今所未必行其道亦顯而利難見以經術之士責之一年而效效則有五十年之勝曰不以兵治民不以遠兵治近民不以兵治兵何謂不以兵治民曰邊圉之用當責之守令古者郊遂以爲溝池耰鋤以爲矛戟戎馬雖橫畝不可東在苒緡絲挽以爲弓今天下墜於阡陌四民之半割而爲兵無事則東帛豢之以爲木人有事則裹糧追之如飼送馬統袴之長又樂恣睢不以百姓爲

意守令庸庸以哺噉爲利緩則索漬膏潤急則以城與敵望風奔潰而已天寶之亂漁陽一唱陷十餘州今之西川幾似之矣顏真卿張巡以一書生募一旅之師與百姓共命保土摧敵踰千餘日則是將帥之不如守令也今莫如以將帥之道一責之守令計一邑萬家而上弓手健步不待加額已四五百人因而約之五家爲伍伍錄一人十伍爲井得十人九井爲軌得九十人四軌爲同得三百六十人井命長軌命尉同命率十同之人聽之邑令人援弓矢兵伏鎧甲注其物色不更其鄉不奪其業不違其所好有司不亟鞭扑之聽其尉率之所自治月終而始殿最之罰平於卒而賞決於率百同而上總之郡守由是卽其井軌相其東南共爲溝遂各爲虎落獸穿樹棗柳間以榛棘叢薄因度其水湊奄鬱之地然後百畝裔袤之以爲馬藪於馳道

之會每一井而出一車一馬盡蠲其軍需物役之費教之車法馬步半所以奉驕子食我慈子有事則邑自爲守兩邑合則戰守自具天子遣使察邑令五年之內如法者以內秩兼治數縣之事如此則將軍之事不過於鄉入內地過百步則銜尾之獸盡於坑塹矣是謂不以兵治民何爲不以遠兵治近民曰險阻之習各從其方管狄青討南蠻朝議欲調交趾之師青固不可謂千里調兵未有不爲民患者也陸贄言窮邊之內寒風裂膚驚沙滲目自非生於其域不見樂土而遷焉則不能安居而狎敵關東之地百物殷阜慣於歡娛而使之去親戚就死亡將冀爲用不亦踈乎況又揚越而下冬月蚤華其民踈理憚寒而狎暑樹葉盛風無事罷防則求馬於林下感粟始吹則五指負續沾弓而不能舉今燕薊以東勁兵強弩之所自出數年而來

驚虞以習技角將生而舍其所長遠召巴川吳楚閩越之士千兵所過萬人之饌不逞無賴者因而生心今試一意練幽薊通萊之兵勿復騷然急遐方之名則天下供餉可以不增而奢會桀驁抵隙之思可以衰息管方清撫始難之時神宗內帑常發三十萬金付邊臣名募踰月無二千人其後一年遼陽名募四萬金得六七千故民非加多也法非加峻也其性漸習則就之者輕也今徐淮之間要扼所在而使四方悍者日涉其間臣恐西川之禍在在而伏也故謂不以遠兵而治近民何爲不以兵治兵曰古之有道者治之以民寓兵今之有道者治之以兵寓民昔河東未陷之前其地膏腴去李承勛時屯田在者尚千五百頃受命之臣失時不治以迨河西壤促可屯者稀又已迫而後以趙議推責之爲欺慢者所笑爲今之道不以兵治兵

但曰不以戰爲戰而已矣不以戰爲戰者廉頗李牧之治趙邊  
蓋二三年椎牛享士不殺一鹵鹵共以廉頗爲怯雖軍士亦自  
以吾將爲怯也一出而破烏桓逐匈奴斬萬餘級我朝先臣嘗  
用以治遼救軍士云一矢一鏃以爲重罪者矣然皆用以一發  
而卒以大勝者何也度士之未可以樂戰之未可以卒鬪隄  
蓄而決之無不頽唐此所謂水治者也故惟能戰之士必戰之  
將而後可以不戰可以不戰而後可以與戰荀卿曰仁人之用  
千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故  
仁人之師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觸之者碎當之者折孫武曰日  
費百金之師則用萬金之間日費千金之師則費十萬金之間  
間與聽皆可以不戰然而君子用聽小人用間以聽爲間故可  
以不戰而戰今誠得深智之士擇要言慎默而守之用數百里

之聽不急與叛將爲難而日與吾軍士歡飲蕩佚不惜千金之  
賞不出數月而叛將之首函於帳下矣然後緝河西之舊遵頗  
牧之意千里之地一二年可冀盡復也此其道持於樞筦至於  
聖上但急內治而焚市虎之篋則師不頓而功可紀矣是謂不  
以兵治兵夫不以兵治兵其道當用於河西之前而今猶言之  
者制勝之術誠不可急尅則道終必至於此用前之三言則此  
爲緩用今之三言則前言不失以經術之士責之亦不過踰年  
而效也又有四言於此不用矢石之勞督急耐久之功使天子  
不歎於豹房將軍不動於虎帳宰相不出郭門士不見劊痲而  
東西宴然亦度今所能行而行之行則有俄頃之効百年之功  
捷於應響其一曰仁王之動得人情何謂仁王之動得人情古  
者天子以龍見布寬大之令四時之政各因其舒急以劑之百

姓漢室諸后毋有事輒賜天下高年有爵民間牛酒粟帛又不  
時蠲其相當漢武之時征車四出東禪西封又若治河歲費萬  
萬然所算不過舟車緡錢權酤粥贖而已未有間架茶馬度牒  
之事然且絀不踰年再歲而復及至元康神爵之間無歲不賜  
天下金錢爵帛長安父老稱封君者屬道相望以故新室之亂  
天下謳吟思漢如嬰兒之慕乳自唐而後與百姓間濶元宗流  
離時一俯問而至德大厯之間天下猶思之不衰今天子去羣  
臣萬里去百姓不下崑崙之外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又曰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言京師之民能播天子之德澤於天下也  
陛下何不時三月再發內帑金減一虔閣之材爲長安百姓高  
年羊酒因而訪編戶旌表天下孝子悌弟烈女節婦卹諸窮獨  
無告之民救邊吏及天下郡邑汰冗去濫刪無名之員則天下

逋貢加徵士大夫所借戶米皆一日可復也子曰一日克已復  
禮天下歸仁焉夫天下之大注往來折以乘除之數每所加費  
不過一倍有數以御之則不患無財昔宋祖以燕雲遺憾乃積  
封樁之庫欲俟滿千萬然後以舉河北神宗皇帝瞻言百世知  
豐芑之後有大艱于東土乃積內帑以俟陛下陛下旣闡祖宗  
之意沛屯大膏因爲堂構丹雘之任所費內帑百不一二但推  
其緒餘一飫長安編戶之士則長安士民鼓舞頂祝外來奸細  
入無所容成康文景之治復見於今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是謂仁以致人之情其一曰禮主之動  
見人性人莫不樂便逸而苦於繩束喜恣睢而憚於跪起積久  
成性則下傲其上小人簡其君子內外以偷君子以疎奸賊以  
生故曰禮者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當二祖臨御之初蓋日視

朝或日再視朝闕文華之殿名對羣臣恆至夜分羣臣以學問  
迂踈每有清問不得置對輒叩頭請外以致都俞不宣吁咈響  
絕使傾巧之臣易世而弄其柄昔宋至和之間韓琦富弼文彥  
博范仲淹同爲執政仁宗亦闕邇英人賜筆札俾直陳當世之  
務而諸臣因請外具艸以聞歐陽脩聞而非之以爲失古者書  
笏納牖之義也今陛下以英睿之資當神宗三十餘年深居之  
後宜日一視朝不時召對膚碩之彥而諸臣容容安於故習擇  
中主所能行之事以爲天子月九視朝卽出望外如夢負日明  
夏夏欲飛者陛下一旦名問則遵韓富故事稽首請退摠衣視  
草而已夫粵三日始一臨御三日之中各六時與羣臣接者數  
刻而已其頃刻之際又瞻雲望日在垣匡之表卽月御經筵亦  
展卷高誦如讀章奏北斗之前豈有動其聲響者哉不肖之臣

猶私以爲憚文節奔走之難則是偷積之令也陛下欲使羣臣  
矢心殫力圖之於外則必使羣臣矢心殫力得輸之於內以臣  
之愚謂陛下亟圖治莫若申直日之條諫官隨閣臣日詣便殿  
其三曰朝御正殿午御端門開覽之下不時召對則人思盡瘁  
簡於物欲而勞於志矣是謂禮以定人之性其一曰義王之動  
作人氣昔者楚莊亦立三年如植委裘樊姬諷之乃出而坐朝  
沈佞人拔薦敖昭奚卹立於右司馬子反立於左天下聞之震  
以爲道齊威王亦用之一日而烹東阿封卽墨一出而駕秦晉  
之霸夫此二君者猶未至於王也而天下誦道之者善提人之  
氣動挺而作之也今關東聲息數日不異人心頽然日命數百  
士走馬乘障攝職視九門則近爲張皇此其態不過四五日熟  
寐而止止而復起之屢起則屢偷陛下何不以時敕京營爰整

我戎一日乘輿陳師而觀之黜鈍簡精名諸前者逋逃不死之臣與眾多士明正之典刑而後重遣風烈之臣相度居庸紫荆獨石桃林增飭諸要害使者加敕延綏宣大諸撫臣以布天子神武將以雨露感思修禮乎西陵卽復勞費數萬緡斲剗剛一二不用命之人亦震疊宜爾無損陛下之仁而天下之氣亦藉以不痿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又曰噬膚滅鼻无咎言道之用大創也是謂義以作人氣其一曰智主之動制人命凡天下人之所趨非有大利則有大害故甲兵趨於險阻不得寶則必得死衣冠趨於朝市不得讌笑則畜詬詈是以古之聖人慎人之所聚河西之潰逋逃士卒旣不復可禁邊臣大開關納百萬生靈於內邊臣之慮旣若此昭天子之惠而已其所容納保定之策一不復之簡而空棄數百年居廬蓄聚之處以爲荒墟百姓

旣顛沛於外狼藉委頓於內見  
不至必思復出關旣出關則其廬舍場壘必復爲士卒之所殘據而不可及俟天子發德音度所以賑卹居聚之又必彌歲月而後見意則必悔昔者不甞保塞以俟將軍戰勝之會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言劬勞而有以安宅之難也故古之聖人慎人之所聚觀動而與之以靜知往而使之可反今度關內之地居民錯壤卽買民田爲屯千百畝而不可得勢必復出民於關而關外之兵尙十餘萬何不移師以迫廣宣舉舊屯以西三四百里膏腴復還之百姓詩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夫其君子善遯則人不反故民則上者也古之聖人慎上以爲民則今長安之內四方人士與計偕者亦五六千人其所攜致率不下二三萬人皆以天子親命觀光進退泮乎有遯風之心天子無

黃海浦集卷四  
大所以聳異之又僅取以額數溢思而止其數百十人之外無能改於其志道路傳言吹波湧山幸出郭門與關外士女等耳夫關外之民非有迫踵而追之長安之士亦非有異信介石知避也大臣當事者不足以服其心而朝廷禮樂不足以維之也古之天子所重者惟郊與廟其次則靈臺辟雍謹此四者而後天下信之董生曰天子將出師必先郊廟故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言郊廟也其下章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始征也今之征伐不告郊廟則禮樂不信於天下書曰不用命戮于社頌曰在泮獻馘言學與社民命之所由定也由是而推周以子月祀於園丘登臺而書雲物遂以幸於辟雍故詩曰經始靈臺其後章曰於樂辟雍故古之聖人以民之命係於天而原本之於學學者以奉天之命使天子定其百姓故百姓不亂而天

子然後徐飭辨治爲百姓請命於南郊此其所費亦不過一軒榭之材軍士數日之需而天下反側者可吹籥而定是爲智以制人之命此四言者皆短識之士所指爲無當而庸陋者以爲迂遠咸知之不言言之不知然而修之一日之內則必有百年之福故用臣初進之三言則戰勝於邊疆用臣再進之三言則戰勝於堂陛用此四言者則干羽可設而後可無戰也邊疆之戰將軍任之堂陛之勝宰相大司馬任之干羽之治則靈不在鐘鼓而在陛下若夫百執之役裨益聖治可隨舉隨報者則又有三言於此曰不督士而可以戰不削士而可以廉不加土不增祿而可以賞功此三者亦方今之要務也臣嘗見仁宗時記載稱天子旣習選每出按塞度焉支過長白之山宰執侍從皆勒馬馳驅逾三四月蹇夏黃楊之輩或相失至控引步行四五

十里於時士紳皆練習益精於世務今國家積翫自三十年卒不覩兵革士不辨鞍勒富商佼子乘轎而行於市過端門不數武陽陽下罨畫之帷卿佐而下相值輿前無復別識此猶東女子冠帶之爲艷則可矣以之向敵任盤錯則漂霜之於槁葉抑且玩<sub>■</sub>無以爲憲臣又嘗見記載先朝大臣若于謙王翱劉大夏馬文升項忠秦紘輩皆嘗任邊事爲巡撫控制數千里之地然其入都祇從者數人用馬一二匹攜妻子載道亦不過夫十餘名今苟具冠帶爲一縣之令必買官符裝束往來動數十乘京貴之役盛者至逾數百習以爲然莫之牴牾遂使百姓縣鰭於床乘馬掛腊於道人益崇賂不復可禁臣又觀漢武帝時武功之爵朝拜夕下及於衛霍著勲出必斬獲每一罷師亦封數徹侯自五千石至一二千石之爵恆十餘人不知何以給之及

數高帝以來所命功臣以爵金負

武帝除之太刻然

而當時舍榆鑽杏亦實必出於此今天下文武之吏各逾萬二千增槩不已而葦習之家或千夫長百夫長率二百餘年累過數十非有大奸慝無援者不更其祿而新治疆場或斬首數百級無所取爵但數轉其官或授之爵小蹶而大器故過有所不汰功有所不錄但今又縣東城之賞則益武爵又數十人蠱積而待命者益難矣臣愚以爲一者宜嚴乘馬之令自卿佐以下皆縣牙牌望儀表按步而下庶人力役非從官不上馳道則士益練習強其筋骨數年以後有用之臣出矣是謂不練士而士可以戰其次莫如簡驛傳之符非軍師調發雖將軍家人不得過十力其自優異馳命而下以品級定數少不至十多不至四五十若此一年而外載贖者輕負賄之翼無力矣是爲不削大



夫而大夫可以廉其次莫如省州郡之貳而嚴武弁之罰弁職自七品而上過杖者一級比力者倍之注籍而除祿禍以遞剗功以徐立故金不窵作而鐘鼎自給此謂不益土不加祿而有功者拜爵此三者皆天下所甚辨易舉而易收然而百執之任論建不及者任事之臣或拙於論忠而巧於避怨姑息苟且以欺陛下也夫任怨之道莫甚於去任子然而宋人行之一年而服天下貴人無有怨者是天子之令在也今舍天子之令而操寡效之術容容以視日息謀事不計大爭言必計小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今聽臣之言必皆以爲迂遠而臣敢冒昧自持以進者臣有所受之也臣計陛下聖明微臣言他日施爲必出於此然臣以爲急言之朝夕卽效天下早受陛下一日之惠臣觀陛下臨御二年以來士庶章

奏十行以上亦被批發不復留中臣生當斯世誠得一言巷遇雖齋志何慙管漢賈生亦際昌辰時自以爲伊傅之匹痛哭陳事然甚恭謹未嘗一語刺當時用事者猶以少年絀於絳灌雖陸賈能文兼通時務不爲之從史以至於死臣又疎慝少所諱忌卽持十三言欲以自達於陛下借一前箸何可得乎唐人張嘉貞年四十已爲侍郎猶自以丁年事主慕太宗馬周之誼意志未展恐一旦奄忽不及賈壯遂厲志自陳彼其人誠不足錄然自古君子急於致君自孔孟來若此矣臣年三十有八母年七十有六事主之期後必淺又未敢以有母之身遽委之艸露然而設于曉曉略有司之問而塵瀆於陛下之前者誠痛以天下之安祖宗世澤之盛陛下天挺之聖一方不靖而容容之臣圖之至幾債不可理臣誠痛不知所云也臣貌不踰中人讀書

不能章句守孝廉四年居無一畝之託行無買屨之僕一躁於  
立言高引自尊必爲當路所菲薄比於狂人然臣誠愚狂不知  
有人言迫切中腸冒昧蹈不測之辜唯陛下垂察之臣幸甚天  
下幸甚

黃漳浦集卷五

疏

前自請行邊疏

乙酉七月

謹奏爲天討不可久稽閉關終無了日乞先自行邊以申大義  
以鼓眾志事臣觀從古開創之君臣皆未有一日安居於內者  
也我太祖櫛沐於外十有七年光武藉先世之勲一呼雲集然  
猶馳驅四載不遑寧舍鄧禹以一書生晨夕帷幄猶自請麾下  
分二萬人持節入關西走河東圍安邑再離寒暑經營於外而  
況於庸下如臣者乎今天下皆我版圖大江左右皆爲皇家而  
相率畏避拱手受敵可歎也韓淮陰曰人心久則定而難動臣  
恐其久則動而難定耳萬一有李憲秦豐張步盧芳之事破斧  
缺斨又將何以待之臣老矣雖無所短長然以微名寄於人口

大江左右頗信臣言恨不能與鄧芝共事親泝兩江收諸豪傑而碌碌顧影如不朝夕臣死爲馬援所笑無疑矣今璽書已發而行不過百里朝廷舉動遠邇未知臣又安處簾幕之下無昆陽之績以發聲於前無河北之勲以收實於後棲遲歲月天下嗤嗤謂吾君臣苟安南都與瑯琊益州共爲雌雄亦大江左右之所疑惑也立腳初定區畫未周大師雖未可遽出而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日涉其間審地險以得人和卽其延袤淺狹皆亦夙昔足蹟之所未經而人心變動皇猷未鬯將卒干楯終不可倚爲長城昔鄧禹之才善招懷而短於統御長籌畫而嗇於應變然猶所至下車父老童穉歡欣感悅是以州郡望風攜負來降豈必人懷岑彭投刃之誠眾奏司馬溢腸之烈哉秋風未稀溽暑且退臣無大師卽不能遽出蘭谿踰餘杭與水師會於龍江亦當近收信州衢

州下缺

將出關薦賢疏

乙酉七月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不才不聰寡所聞見早間入直見鴻臚寺署丞程大器一揭爲江右情形事內一小報稱益藩會諸豪傑之兵以七月初三日下南昌合有四五萬人臣蚤疑其必有此舉然觀其人如劉同升李永茂揭重熙皆非益藩所能用之人或勢迫相附或陽藉其名或我兵出廣信尋蔣德璟黃景昉一人收之必不反首外面不然其兵過鄱陽相待蕪采間吾勁兵二三出富陽踰餘杭抵溧水搗其中局此亦淮陰取齊王濬取建業之勢也臣自度孤危今亦不敢遠出以貽陛下憂慮臣有鄉同年李世奇漳浦人辛未庶吉士養親家居十五年矣

雋氣沉心有霸佐之器有能臣之力可優以宮坊名之再辭必至爲益非淺有舊總兵黃斌卿前日與臣從朱宗伯南還單舟實無所擾其人喜大官慕大名其家尙有四士可招致以另爲一軍足備不虞朱宗伯繼祚亦卓犖以樽俎通於軍旅必不可寘之巖阿又有同安布衣蔡鼎者通諸兵家象緯陰陽之說屢有奇驗非諸術家所及有同安廩生紀文疇者博學多能足備帷幄此七人者除朱繼祚已遣官敦趣外其六人者皆可分別錄用稍濟目前臣非效人營窟開竇者也陛下收中原觀孝陵臣當以草衣伏謁鍾山之下臣行矣臣不勝悲戀之至

七月初六日奏即日奉聖旨江右情形奏內程大器之揭想已真確天下事當以天下量容之使益藩能雪恥除克亦明之快事也然律以一統於君之義陞授太過或非藩王之制所請起用黃斌卿朱繼祚俱行遣催矣李世奇果有可用之才宮坊准卿題授蔡鼎紀文疇俱着吏部差官取來候朕親試擢用該衙門知道

恭報招征啓行疏

七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報啓行畧陳梗槩兼謝綸徽事臣昨日將解纜行矣以風迅暫停抵晚燈下得讀大義道合之篇感誦異寵不能自鎮雖雪恥除克之作瞠乎後矣唐人有言咳唾落九天因風成珠玉晉人云若聞鸞鳳聲何必絲與竹臣今執戈武人也不能屬和惶愧如何臣今二十五日卽起行逆水當三四日抵延平登陸亦須三日臣卽欲繇延平而西徑巡杉關察鐵牛諸峽遣人探金聲桓

在建昌作何狀可招則招之不可招當與楊廷麟李永茂劉同升思所以征之此窮寇非久必出鄱陽無西犯之理不足挂臣懷慮臣巡西關往復六七日卽上建寧會臣所調兵疾趨崇安踰嶺問廣信察益陽王動定臣前慮邵武廣信亟須料理正謂此着此關荒濶當三省之交緩而失之則無以控馭南服朱大典擁益陽猶殘雪在赫曦之下勢不能久臣不患不能招患招而無以致之要當使其解散則道路漸通矣徐世蔭有品而揮霍不及徐應秋令徐應秋在廣信則吾無北道之虞朱大典方國安陳謙如聯雞不能合趾度其可招則招之不可招勢亦暫散如桀鷲負嵎臣當改道從浦城出處州收拾紹興之眾擊檄上錢塘命黃斌卿由定海趣江陰臣自潛舟至富陽踰嶺鼓餘杭之眾西從於潛會金聲方士亮游有倫之師從祁門溧水直

趣南都雖其道路邇回亦不過三十日上下此時黃斌卿水師正可抵鎮江楊廷麟曠昭等師亦可出彭蠡遣兩路合催之不甚乖異則大勢已成彼自走矣卽不能盡合臣提紹興之師以徽歙兩道直出溧陽句容之間南都士庶必喁喁向內俯視臨安猶懷中之物朱方馬阮聊當假之鼾睡耳至如臣三四共事之臣惟趙士超程大器裝束一二日猶可相及劉中藻家在德寧收拾家丁會臣於建寧必須十餘日又有待咨文給印朝見等項遷延十數日甚爲易邁而游昌業張若化二御史尙在漳南朝裝暮馳亦須十餘日始得與臣相及臣思浙西未有料理此爲南服最衝今庫部主事林之蕃舊令嘉興甚得民和與林塗在海寧同聲今可遣二臣同出共收浙西收浙西則黃蜚水師並可與臣殊途共濟雖三路未合臣有卷臨安定秣陵之

勢矣今臣漳師催者尙未至臣可先巡關慮無十數日然後提兵出廣信還商北出之道或繇嚴衢或不繇嚴衢總之包臨安抵秣陵

奠安寢廟奉迎聖駕而已其共事諸臣或可徑趣從臣寬其守候之煩關防諸務或可料理待之朝見朝而夕載道臣念諸臣怒於飢渴兵勢或未能驟集臣前往建寧邵武在在可收補足三千六百五十之數但勅諸臣不得違臣制度自取便宜遠不聯屬而已臣隻手赤身無大兵重餉又以迂濶爲此間巧佞者所輕維陛下寬其前途宏其剛愎同此如水臆共此文章靈臣誦之起舞感嘆再四也臣疏將發得晤南安藩王並童主事天閱稱益陽王陳謙之勢力在顧盼易於收拾可作勅諭並南安王童天閱遺書批擣其間使方國安開道則出門兵力又省其大半矣今聲桓入絕地自投死得鄭兵千餘

驅之可覆於鄱陽之蕩卽不然扼關十數日彼將自窮可不勞兵力而定臣臨行不勝綣戀之至

將出關疏

乙酉七月

臣自七月二十二日奉朝餞薄暮出芋原翼日發舟上水口爾時尚未有一士一卒但舉陛下所給賞銀二千四百及賜文綺路費二百四十日夕宣播以招來多士而吏部尙書張肯堂都察院何楷等各助臣或三百或二百自文選司周廷鑑等一百而外寥寥矣後得考功司余颺與貢士林之果各助二百凡諸臣捐助之數千八百六十合之御賜爲四千五百以爲侈矣得生平手目之所未涉及至延平召募五日得秀才陳雄飛應士鏃及王加封仲成治等三百八十四人月食五百七十五兩而延平之義勇略盡是爲第一營八月初七日至建寧得高萬榮

及義士應天祥等三百八十四人月食五百七十五兩而建寧之義勇略盡是爲第二營自是而凡臣鄉親朋子弟雲集矣中書舍人魏榘斌及諸生劉淳等所帶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戶部員外張天維及諸生商應椿等所遣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諸生蔡春溶等所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諸生張瑞鐘等所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此四營者皆漳南子弟君子之軍是六營月食三千四百五十兩皆慷慨扶疾先臣出關又臣家中子弟自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諸生新授中書舍人兼監紀推官洪榜賴繼謹等所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是爲臣之中軍月食與諸營等九月初十日抵崇安又得義士曹璋等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得莆田秀才林堯佐等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是爲臣之後軍月食與諸營等是四營月食二千

三百兩十營之士皆自備衣甲而深寒嚴切給與棉花每人二錢而三千八百四十人已給七百六十四兩此外又有漳南及關外新到之兵凡十二營月食七千六百六十四兩計兩月當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四兩而御賜及京僚之助止四千五百兩臣不獲已借支延平三百建陽三千一百八十崇安一千七百二十凡五千二百兩若龍谿一千五百及長泰四百一十已先爲兵士分給又不獲已受撫臣吳春枝助四百建陽秀才劉光榮助三百丁俊助三百崇安義士衷一壤助一百五十余應顯助三十凡一千一百八十兩計御賜及士紳捐助郡邑借支共一萬八百九十而上游之餘潤與浩蕩之恩波俱竭矣今過半月則臣當束手搔足而坐故使臣棲遲坐於關內非臣之得已也臣無數千之兵必不足以窺江浙之間有數千之兵而又止

於關則不如蓬蓽獨身而棲於茅屋之下今士大夫築一亭榭輒費數萬之金至於恢復神京則素手從我臣至庸劣不知其可也

諫親征疏

乙酉八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人心易動難靜國體宜重乃安千望聖駕安詳以鎮人心以凝天命事臣自七月廿二日朝餞啓行勒疏鳴謝至八月初三日在延平始覩慈旨褒嘉千倍以江浙事宜方於淮蔡且勅臣迅速勿失機宜并知黃斌卿劉中藻已別走東道臣愚昧一生孤行不知世間何物美好亦不知江浙淮蔡今昔權寄如何容臣再疏披陳外臣所惓惓親念者爲雲雷伊始利於盤桓澤火之初宜

於聳草所以然者人心未定國本未固猶之樹木方受天滋搖根一寸損柯一尺誠不可不慎也陛下神明遐矚萬里所經畫震疊誠非愚昧所得知然以臣觀之郡邑凋弊人情泮渙民輕其王下棄其上形貌半枯神理不屬臣以空質投戎二十日遍請郡邑無一鏃一甲一刀一兵士紳捐助無千人一月之餉情見勢絀槩可知矣陛下卽以慈祥煦咻儉約將軍而六飛所屆雲物景從橋梁舟車部署次舍供億饗殮損益偕行大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霸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冒昧皆欲斷其朝今之危甚於霸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臣最愚昧爲中外所擯孤掌獨鳴不知時務然當蘭谿上疏論四通四塞時大約知有今日矣爾時草昧誰意有今日身自行邊而上疏陳言爲四通四塞之論者今金賊尙據南昌王



猶滯撫州江右諸臣大率棄家從贛汀入閩則湖東西已爲異域前日所聯絡諸臣三十餘書七八道勅皆不得力臣卽欲從杉關出建昌下盱江收拾江右合力而東已成變卦離其爻象矣又慈禧太后已入紹興惠藩聯於蕭山馬士英朱大典張國維一閣部兩樞臣怙前騎虎挾上當前豈復可下卽前月所區區筆舌及勅問殷勤以遭回幾成虛着臣卽欲從江上出衢州下蘭谿收拾紹興合力過江亦爲捨身墜其罟獲矣臣度東西兩路必無靜理惟廣信一府爲全閩北門屢在上前頻申此說幸以高皇之靈陰護此州再經撓亂而封疆如故此州有三道一從鉛山下弋陽貴谿達饒州可出湖口爲江湖之通路其東可從浮梁入祁門抵秣陵然道途漫衍非萬數千人方舟聯騎無當聲實一從玉山下山出衢州下龍游蘭谿爲方國

安蟻聚嚴州雖有建瓴之勢亦有當路之虞非五六千人銜尾鼓譟無當聲實其一則從常玉之間出開化不三百里可至婺源與徽歙之兵合亦非二三千人不可臣今在延建已十日阻雨淹滯未得出杉關然度杉關縉紳良民在兩郡者已皆駭散而王金兩賊盤踞江右臣以孤身投之招無可招征無可征暴馮無益先是十日撫臣吳春枝已經巡歷嚴諭守關將士更調邵武官屬業有成事臣似可不出以擾害吾民東自葉坊二百餘里可抵浦城出小關然小關易守聞陳謙已有衢州齎表自達則仙霞一帶亦可無虞八月初六日有江山知縣李日煒亦離任欲至行在入賀臣以江山要縣責其回任守土今已回江山臣權授之監紀監衢州營軍士蓋衢州營兵尙有一千五百陳謙不得攜而北則臣當留之爲廣信之右臂雖不出江山

而聲息早達於彼亦便宜之一效也八月十一日乃見廣信知府解立敬通判樊永定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恒王孫蕃請臣入信州有差官徐澤雷齎表入賀云弋陽貴谿雖有官初無賊臣已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但此事決非暴馮之所嘗試臣微賤何敢比古人亦何敢比近樞輔近樞輔出師大者二十餘萬小者三五萬古人出師大者三萬小者七八千今臣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幸逢陛下破格賜臣官號及金幣二千六百餘金臣家子姪帶至家丁二百餘人延建二府所募八九百人一朝分給唾手而盡臣於餉部實未嘗有一毫之餉於兵部實未嘗有子體之兵於府庫實未嘗有一錐一粒火藥器械之助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爲之者臣以高皇之宇宙必不溷於大

明八百三十年之罅有所未罄至愚極昧澗忍於無所逃之下耳語曰知臣莫若君今諸臣能否情態無所逃於陛下陛下勇智邁於湯武而伊呂之才世不間出臣自度庸下已極筆舌盡禿逃之巖岫不得而後逃之行伍逃之行伍不得復當還之巖岫惟陛下千萬寶重靜以凝庶寬以恕物輟却圻之行以養宮闈之福臣執爻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報聞儻藉高皇之靈得揚聖王之威呼風使而灑塵叱桓文而扶轂仰視孝陵不爲遠矣儻以臣不才終無所濟宜命將專征直出中道使豺狼并喙奔風勿徒以鳧鴻鶩鷓鷀翔遠海使陛下側席獨自憂邊臣席藁待放戰栗具疏以聞

江浙機權疏

乙酉八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大

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江浙不可分身機權難以湊手成命不可中回人心難以再合乞蚤奮乾斷以便趨承事臣之遭逢陛下喜起明良古今之所未有也所際艱危黽勉將事治兵而不敢言兵需餉而不敢言餉亦古今之所未有也兵餉細事不足以煩陛下躊躇而恢復大端不宜付之嘗試臣受命以來幾四十日晝夜拮据鬚髮盡白未有一效深媿於心然臣亦創者也創而多助易爲功創而寡助難爲道四十日成軍在古人誠以爲遲在臣白手隻身誠以爲早也臣所謂江浙不可分身者臣初至建陽先廣信知府解立敬江山知縣李曰煒衢州鄉官徐應秋永豐鄉官詹兆恆皆懇懇勸臣星夙出師或繇江衢或繇弋貴直趣嚴徽之道及八月中旬金王二敵互噬於豫章鄆鼎實跳身於建武羅川王收拾

撫州新城餘黎半平其憤於是杉關以外仰望王師逾於飢渴瀘溪署印雷起鼇新城知縣李翺廣昌巡簡葛正守關將士元體中黎瑄等咸勸臣星夙出建昌收復撫州殄滅金王鄆杜諸賊其百姓皆歛米煮粥以待兵其婦女皆斬芟刈芻以待馬然臣前鋒已派出崇安牌先至關又聞永勝伯鄭彩等當卽日出杉關臣不得與之並驅爭先也臣思陛下委臣以江浙而江浙西東二千餘里山川間之每一魚鴈動四五十日不見聲息自泝建谿以來而浙東情形杳如天末論大勢則浙東阻江以取南服不如江右之便論人情則江右荒濶以取吳會不如浙東之親臣以孤身兩無所據不得已當從中自成偏師以出會徽歛觀畿甸之便是臣所謂江浙不可分身者此也臣所謂機權難於湊手者臣物微望輕誤承聯絡之瞻然上之無節制之命

下之無調度之能所過郡縣得以蔬餼稍給饔殮已爲厚望達人顯官相率而去以爲是夫者眾撓之臂必無所成凡遇軍政糧糈器械與臣相關者雖奉明旨皆距蔽使不得知一命之士銜一紙書皆稱便宜聯絡文武抗禮而去諸貴人所不敢問卽如江左縉紳刺小舟入蘆葦中或攜家壘石窮壑非復絲絕所能聯絡江右賢者初云起義動有數萬之師迫而就之忽如捕風以左手掬水了無所得此又非聯絡所得及也八月二十九日徽州撫臣金聲差人來商聯絡之事欲徽州設一參將提塘發報來至大關與此間相會各設錢糧兵役使不乏絕臣念此屬撫臣守土之事非臣行旅所知然臣在朝中遇大典禮要緊事務及臣自家題請旨意官銜非四五日及八九日猶不得知又安敢望千里咫尺之務乎今徽州延津武岡二藩皆已面內

涇縣舊職方尹民興徽州同知林貞婺源知縣徐永周皆趣臣速出新安又宣國舉人湯斯祐秀才沈壽民婺源官生畢熙載等皆願從臣授職報効而臣自顧缺然閣劄不敢以內劄爭衡所請告身一無所得梁笱之不知而謬言獎勵是臣所謂機權難以湊手者此也臣所謂成命不可中回者臣初圖行邊不過千人用四千五百金之餉及奉命恢復決非筆舌之功臣以書生一月爲宿將十年之辨初非以角長見技希冀勳名亦曰人臣事主各盡其心而已而十數日道路藉藉謂朝廷將撤臣放臣不過在此數日臣將士聞之踟躕俛首行者思還居者思退臣亦欣然以巖穴怡神然宗社大計決不可從臣起見輕有指麾臣卽不堪臣自當席藁請命以待斧鉞必當臣事未集投畀以試艱虞臣事垂集揚言以灰眾志是宗澤所浩歎於渡河張

所所收涕於沁水也陛下既以餉絀暫停六師臣又以訛言自  
墜數旅無端告匱單露示人卽以臣爲不堪當擇大臣能者代  
臣之任稍以節制其冗銜使董率將士相機進取決不可以閉  
關之近謀輟恢復之遠慮局守一隅爲天下後世笑是臣所謂  
成命不可中回者此也臣所謂人心難以再合者臣初奉陛下  
於桐廬退告諸生以天下有王建極東南必度衢信兩州以爲  
行在如碁兩眼在所必取雖有閉關之說實非爲退守之圖今  
兵悉萃於關關外商旅不通動靜二三大夫自大憝而外似宜  
聽其依歸臣卽未能直掃一濯足龍江之上亦宜鎮撫衢信  
收拾大江左右通其腰膂使遠近鱗羽有所歸徠今建昌士庶  
旣以臣爲愆期浙東之瓢又眾輿而不可舉臣將出中道又進  
退無據臣所部署就緒者三千六百人所費親朋安家衣甲之

費逾萬餘金一旦捐於道路不可他屬他日雖復收之如傾盆  
之雨難復雲雷空以文告愆期失信於天下又今高秋氣涼敵  
勢未衰寧國人來云敵分三道與南陵僞官攻太平寧國而餘  
杭一縣爲吳越徽州之衝敵聚精兵以防方鎮此縣大滌爲臣  
舊講之山日夕俟臣雪其髡恥臣復栖遲與將士俱散則餘杭  
一路必不可通徽州諸途勢亦暫塞雖信撫徐世蔭已卽日到  
任猶恐開化以北阻於荒徼弋貴而西侵於金 是臣所謂人  
心難以再合者此也紀消子之養雞曰初望之猶有鬪氣次望  
之猶應影響臣今四說猶之影響然天下之爲木雞者多矣臣  
不敢以一身頑然嘗試於天下亦不敢以陛下之天下頑然嘗  
試於一身惟陛下蚤奮乾斷擇重臣之能者畀以權馭使與績  
溪金聲涇縣尹民興廣信官生鄭大倫休寧官生畢熙載餘杭

舉人何瑞圖等共襄要道或北出涇旌或南通廣德以進摧金陵還卷臨安卽不然當遣別將會吉塗之師突破金 平定南昌以爲七閩之輔車六飛之後步若必俟海外長鬣舉帆以耀鎮江溫台懷音飛舩以過胥口臣度其未能坐消歲月也臣坐建溪已十餘日備知糗糧不憂不繼卽如近日俟鑾輿軍需之資富有數萬建陽士女捐助者尙四千四百七十七兩尙臣一日未放還山乞借金聲用婺源糧草之例勅給兩月雖出關外不露肘踵臣無任席藁待罪手疏以聞

出師有期據實再陳疏

乙酉九月

欽命指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漳兵盡到出師有期據實再陳以宣聖慮事臣於八月末旬擬出關

時軍士甫及二千又遭時氣不佳寒熱相染一隊之中恆六七人臣齋心禱神給兼醫藥猶未能愈而臣姪子淵及姪孫堡所部精兵染病尤甚是以徬徨暫住建溪以俟諸門徒之兵及八月初五乃聞魏架斌將至喜動顏色初六日得覩聖旨臣奉讀感歎知陛下念臣之深卹下之至慮事之審圖國家之密也四十日來臣僅見此旨如披雲霧而睹青天然臣最迂庸不諳軍事所黽勉爲此以上酬知遇下動路人謂書生不敢忘國一至於此也日來徽浙稍有回音朱大典父子歸誠懇惻金華一府不至淪胥張國維雖暫東行勢必窮而自反臣已遣諸門人推輓其後惟建昌撫州諸藩努力自雄未經彼處不能得其真緒據瀘溪新城等報皆云九月初一二永寧藩恢復建昌撫州又云益藩已於八月二十九日入城臣素聾聵不敢謬與通書亦

不敢捨江左而圖江右惟於新瀘將領若華光宗危勇徐大培  
林鵬起等至於効力生儒林繼賢林麟士傅金門傅應辰等六  
十九人凡僇力扞禦者皆給以劄自贊畫至於守把以示勸勵  
使其堅守新瀘以俟大師至如羅川王與艾南英拮据起義有  
無通表臣亦未之得知也饒州乍復乍失爲非要害實未及圖  
至於浙西爲江南腹心嘉湖二郡杳無確信黃蜚盧象觀亦不  
見動靜以臣度之杭州三面據江湖東四郡長鬣之棹不得過  
錢塘寧紹義師皆至嘉興必鼓柁而反此非起師之邦亦非用  
武之國也温台鼯睡要當寘之度外維嚴州一郡爲南北要衝  
益陽耽耽梗我中路臣旣與之通書不見回報陛下可特遣使  
者察其動靜如果懷貳則臣會朱大典之師箠驅之方國安首  
鼠兩端懾於大典必不敢動嚴州復而後富陽之路可通富陽

之路通而後北走禹航東問臨安恢復之着可進也一月以來  
晝夜臥起欲出師以會徽州而徽州米貴三倍往時林貞諸臣  
猶娓娓從臣乞援臣又安能以空拳之卒從枵腹之羣乞其死  
力乎西北利車東南利舟平原用馬岸隰用步獨臣漳州達於  
新安沂高踰峻可三千里軍士步行踵血盡見臣誠不敢以病  
餘之卒驅逐鋒刃要當疆忍少時策其全勝耳臣前所請檄陳  
學孝吳澍等兵皆不至爲地方保留要害亦綢繆之極思桑梓  
之至計也惟商應椿商爲窠兄弟提二百餘人所費幾二千金  
及他親友提五六十而上槩未入告也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皆出於神理不期然而然今臣所部卒三千六百分爲  
十營每營三百六十又爲遊徼二十有四凡三千八百四十人  
臣所募者三分之一其二則皆臣之子弟與其親戚也是豈有

所誘掖號召而然亦以謂君父之義必不可廢 之防必不  
可泯人人攬被爲陛下興起耳臣每對人言陛下與光武三同  
臣有一生徒唐璟告臣曰尙有一同爲古今負異光武始派爲  
長沙定王陛下始派爲唐國定王臣愕然悔其讀書之淺也今  
半壁已歸人心已定而蚩蚩之子猶欲樹劉虞於遼中誦隗囂  
爲西帝把水顛曰不亦哀乎臣繹明旨着兵部議欲得素有威  
望勇智兼該者爲臣管束軍士臣徬徨終夜未得其人或臣愚  
懦當退避賢者抑或疎放挂於市說臣無所逃咎若猶是海濫  
君子則偃蹇相茹者久矣陛下誠憫臣劬勞欲優其體要則現  
今軍士跋涉千里饗殮未備臣皆不欲就食獨臣所署自參遊  
而下守把而上皆攜蒯屨步行雨中臣獨偃然匡輿油蓋呵呼  
中道負我慈儉明主耳若世所謂智勇跨肥刺白狎玉賤金者

雖臣下卒不願爲之馳驅也臣正草疏適徽州使來言涇縣已  
破職方尹民興不知下落臣撫然不覺涕下詢其所以乃洪日  
升守河間 逃歸敵逐乘之得至涇縣臣平居揣摩涇旌爲恢  
復之要今復若此則途徑幾窮惟餘杭臨安溧水廣德耳易曰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臣以迂踈當  
此劇任臣誠不知其可願陛下詳慎於蔣德璟朱繼祚二臣中  
擇其一可代臣者臣率親朋子弟跪而受之此二臣局量才望  
十倍於臣以鼓舞唱率天下必有可觀誠不宜汎汎以過劉之  
具試於樸櫟之手臣自揣甚明昧死惶恐具疏上聞

進取成謀疏

丙戌九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進取



漸有成謀兵機未可輕決乞經聖慮以策萬全事臣自拜表就道以來日夕憂悴遣役十餘起未有報音僅於日前得朱大典徐應秋歸誠之信及張國維虛援之詞已約畧疏聞想朱大典迫於名義奮翅方新張國維出於權宜歸翼未晚也初十日臣至崇安始見前差人薩國相林大蕃自紹興等處回有回書七封自舊冢臣商周祚舊布政姜一洪九江道孫嘉績舊南平縣祁熊佳皆有回書及諸少年英傑者咸思擇主約先後奉表而外維劉宗周祁彪佳二賢殞命及姜逢元余煌逃蹟未見回音而臣前所遣林應元賴龍光輩皆杳無聲影矣臣思浙東無劉宗周祁彪佳不足以繫屬天下雖馬士英張文郁陳函輝十數輩徒爲天下所唇舌無益也今朱大典孫嘉績姜一洪陸續効命卽去一張國維亦不足爲重輕惟是江東諸臣先後出師皆動稱數萬與敵對仗共有得失使臣持枹鼓混入其間則萬萬不可使臣持偏師與之犄角則輕重之形分參商之情著矣孫嘉績懇欲臣督大師與三鄭之師合直趣富陽誠爲確論然臣拮据四十日僅得三千六百人何處得三軍之眾鼓行而前又安得諸貴人先後用命乎熊汝霖孫嘉績皆於臣不淺必不引臣入於泥中方國安王之仁於臣不深又安能引臣登於岸上大率我之氣盛則鴻鴈皆歸我之氣衰則蜉蝣自集強弱在已不在於人勝負在王不在於客也臣思今日之勢如拂彈碁相觸三方惟有中局可集四角江左一方自守江岸欲過江破敵必募海舟渡三山口過海寧從長壩取杭州而眾志不齊謀獻未集此有聲援而無形勢一也江右一方自阻湖西欲過湖破必總湖船出鄱彭下蕪采而豪傑不威爲一金賊斷其四道

此有形勢而無聲援一也徽州一方志專於江左力強於江右自保甚固欲間道出奇則險爲敵據欲扼關自守則糧又坐乏有形勢聲援而形勢苦危聲援苦遠猶之未有形勢聲援一也臣前者欲倚江左取浙東以 杭州之 而浙東之情既不可恃次者欲倚江右取南昌以斷京湖之臂而湖西之心又不足恃後者欲倚徽州取涇旌以拊秣陵之背而涇旌之力又不足恃凡謀三倚而三不足恃故勛業之與道德一也一有所倚則百不足恃亦求諸已而已臣誠得一萬二千人之眾三萬三千金之餉出浙直之間批亢擣虛大卻用斧小卻用刀東不借浙而因以用浙西不借徽而因以用徽南不借江右而因以用江右以陛下之威靈高皇之福祐從禹航出溧水使三四將軍裹糧相隨不以臣爲不武緩步從之底定神京可屈指數耳必曰

暴虎馮河賢者能事則臣不爲也臣前疏猶未知松江之陷但爲涇縣痛心今見孫嘉績書知松江已失陳子龍夏允彝亦且過紹興紹興爲天下要奧謀士所集關中雖險難於進取使朝廷無進取之心則天下必無會同之日三山諸臣與臣相知者皆勸臣曰不必徵兵徵餉爲朝廷之所厭薄臣思人臣立身各有節次事親事君道之終始朝廷卽厭薄臣臣不敢厭薄朝廷千里畏人孟軻所感況遇興時事明主又何所顧惜不盡一言乎臣又自興田道中接益府輔國將軍由樞書亦知竭誠東向但以寇攘未及進表及杉關副將楊武烈捉獲南城僞令徐大仁遠自正法不知真否想朝廷之所備知臣素聾聵不武知者不敢不言言者不敢不爲至於小忠小信小勞小効臣有所不言亦有所不爲也至聯絡技窮恢復未奏前發書數十封在湖

州韓繹祖江右戴國士處想俱爲敵人所得今紹興回書七封  
或潦草或大字略不敢塵御覽惟孫嘉績密啟二小札冒昧附  
瀆伏冀優容仰賜裁斷臣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恭報出關日期畧陳軍實情形疏

乙酉九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報  
出關日期畧陳軍實情形以慰聖懷事臣自朝餞啓行以來三  
十六日矣瞻念魏闕怵怔於心所發去兩浙士紳書十三封江  
右書九封徽州書八封差官十三四輩皆未有回音不知道途  
何以阻塞如此凡臣自七月以來宣布德音聯絡賢豪者已發  
去七十六書皆浮沉不復是臣所鯁鯁因言之不信卑呼之寡  
效也臣亦以是遠維聖駕未敢扶輪本月二十五日始聞郊饒

暫停義馭臣寢食始得稍安二十六日始發先鋒遊擊陳雄飛  
應士瑛仲成治王鼎及守備應天祥張天憲等二營七百六十  
八名先出關蓋臣所治營法以三百八十四名爲度因而兩之  
七百六十八名凡在建安建陽兩次操演畫陣成圖指爰按象  
一士一卒無所逃固非復昔之空冒濫竿比也臣於平甯二郡  
已募得三營二千一百五十二名前所領賞號銀及欽賜路費  
皆盡矣正過建陽臣姪子淵又帶至二百名姪孫黃堡又帶至  
二百名諸親朋仗義者如商應椿商爲霖蔡春溶蔡春澧等又  
帶至三百六十八名合成二營七百六十八名臣仰屋無措賴  
三山諸臣私所捐助二千一百五十七兩支其月糈無所復煩  
聖慮卽臣亦藉以漑釜不至攢眉也正發兵間中書舍人魏築  
斌所催臣鄉子弟慕義者及臣姪子靜所帶興化義勇及臣門

人戶部郎中丁憂張天維所募多寡不等亦可至三營之數臣屈指坐窮賴建陽知縣施鍊搜鍊課稅銀及腳價二千一百九十二兩應其猝至不虞匱乏此皆聖德所被大小効心非云適有天幸也此外慕義猶有無窮非招所來非麾所去度其才謂亦不過一卒出門費安家衣甲至三四金募二百人者費六七百金而意氣精力垂竭矣此外月糈不得不累司農每卒月糈一兩五錢而將領餼資差役用費任載腳價不與焉臣卒三千六百人月費四千五百在安家衣甲之外臣生平不持籌不握算於今六十年矣亦誓不敢以此煩宵旰之慮然臣爲之而不言言之而不實則是臣以鹵莽滅裂責報於田祖也臣耕無一畝屋無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見信於親戚朋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於八月二十九日發師方半退居後堂

適有人持一小書長四五寸封口已開又無緘釘問其來使云是舊按臣陸青源書皇上手折臣錯愕起立展玩中有二語異誕殊常云南都立王臣當元勛臣驚懼欲死然念此怪事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恐爲錢謙益張孫振所誑因問此書何以上聞使人云關上所送因詰天語云何曰原書發還臣問汝今歸未曰卽去臣因潦草答之附去告示二通令歸掛嘉興府境正出門間臣思皇上旣拆書則書該還內庫臣亦當辨明不宜遽答他書遣人追之則使人已滅沒不復可迹臣思宇宙白日有此奇事遍問牙官云嚮來陸使的是何人眾有識者咸云是省中張庫官管家住三山已十餘年矣委非陸使臣惘然恨急智之遲閱人之少也臣行素六十年無險心醜語爲克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

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發書七十六封宣布招徠無一書回復  
差役十三四輩無一輩送還卽陸青源曹廣臣皆再書與之未  
有至者而獨此一函達於黼座所云淝西蕩平恢復四十城王  
之明爲真太子皆市井無知有如嚙夢陸青源雖年少動心已  
謹於行誼豈有通時不附張孫振而亂後爲其遊說者臣雖庸  
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  
至以勛業微臆爲狹邪所謗至若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  
亦恐臣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每一相見涕泣漣如當二十六日  
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丁自延過盍渴而各飲一隊之  
間病者恆八九人一日下操臣姪子淵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  
捐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畧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  
顧殫者何能不衰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勸臣出關以爲聖

至必當觀陵中原必當恢復必不可事忠孝必不可廢嗚  
呼此蠅蠅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攄慮若此  
豈於有讐結飲痛而然乎今朱張方阮變態於浙東益陽  
延津疑形於嚴歙潞惠兩京已繫於廷王金二賊盤踞於江  
右在建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將卒分贍共薪而噏噏訛訛望  
影射沙擇官而樹遇黨而結此其意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昭  
烈臣亦不屑爲孔明陛下不屑爲宋高臣亦不屑爲伯紀取法  
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古今讒賊偏中於高  
明近代人才沉淪於苟賤陛下誠垂咎焉臣不勝悚慄據實負  
罪席藁以聞

陳近狀以慰聖懷疏九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文治漸可招徠久當自滅畧陳近狀以慰聖懷事臣奉命無似不能疾驅出關以抵金陵修謁寢廟又不能枉道江右以削除金賊固我藩籬區區文告覃布四方自八月初六接徽州同知林貞書始知大江上游已聞帝命又三日乃接部院金聲書及宗藩華堞所惠教乃知武岡延津皆依大統無有二心及十八九間杉關報人所傳瀘溪羅川二王皆能舉義控持出入臣深服宗室之多賢屏翰之有賴也又聞馬士英入海門將家以魯藩未叶陳謙方國安皆齎表入賀臣伏枕興歎爲之舒懷張國維雖應魯藩之辟猶貽臣書以真主爲念當時詔勅不知何故遭回并臣書使數十封皆無一報命思之不得其故也臣書使雖浮沉度未甚危險惟所差一把總去益陽王處已近二十日

未有音耗臣私憂之陛下篤念敦親高皇啓祐於上必無紆永之輩于我顏行假令盆子起於新豐蘇茂距於廣樂朝廷雖有不殺之令將軍宜申狡疆之誅要亦先彼後此貪頑寬之三省俟彼草心而已劉宗周心如鍊石不爲萬物所移聞已特簡深爲碩果之慶惟郝彪佳拒命自投汨羅見其從弟熊佳所與臣書每對眾述陛下當曰初聞劉郝之信揮涕潸然沾濕御袖未嘗不嘯歘終日也今宗周幸存而彪佳果爾成古今之貞碑符天子之隕涕其旌卹隆典必異諸臣不待臣爲贅請其從弟熊佳初任南平棠陰載道近復唱義保有江東方此中興之期遠師光武之憲褒子康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想眾喙所同然不待臣詞之畢也臣正瞻疏聞忽聞廣東永寧及安義二藩又用汀州閩寇來攻江右諸州眾至四五萬與羅川王及

舉人艾南英之師合戰不知此師果經朝請抑與撫臣會同否  
臣聾聵不能周知然艾南英嘗入臣門素懷忠義無所復疑或  
可加南英風力職銜俾之自奮使江右諸藩無貳爾心又金虜  
出牌欲剽東鄉似因臣前有書至東鄉與禮部侍郎謝德溥德  
溥貞心勁骨必非流賊之所能挾然臣以是歎聯絡之難也毀  
瓦不可復全破葉不可復綿奸邪之權術十倍於臣盜賊之手  
眼又十倍於臣而臣以至拙至朴應之無一事不落人後然臣  
終謂一誠可馭百詐一拙可馭百巧臣之聞見雖後數日而及  
其知之則一也又臣前所題林盜林之蕃皆以御史還理舊疆  
誠使浙西郡縣人懷孔邇則臨安恢復已十得六七臣行間無  
兵無餉又安所用此二臣惟張若化游昌業二御史皆合帶兵  
前來接濟恐聞臣將放又當解甲還山或別解其前銜則臣更  
無後勁或可容二臣馳至軍前商諸寢食或與撫州舉人艾南  
英江山舉人王家望分道各出以平浙右江西臣決不敢私之  
為藥囊中物以為長舌者所笑臣閱物不多聞見寡陋想其所  
談皆帷幄之所厭聞朝紳之所不道然臣無知不敢匿其胸臆  
又吐露及此前後不倫惟陛下察其要緊商畧一二或為防維  
或為旌獎或為陞授推取臣權微術輕惴惴覆餗惟陛下布其  
恩義生死銜結為此具疏約畧以聞

審明先後緩急疏

九月

欽命招徠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為眾志  
雖齊廟謨貴晰再審先後之着以明緩急之宜併乞徽州寺臣  
以資肱臂事臣自前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先後六疏頗

述江浙情形離合遠近之勢大抵聯絡已有成緒恢復漸有權輿臣至睹三疏俱承聖鑒仰被溫綸不敢殫述而外又云審先後之着明緩急之宜者臣先每云大兵進取宜繇中道偏師出奇終非勝算以天子命師無綿綿翼翼江漢飛翰之勢而云不留不處巧速捷收者過也臣前再得孫嘉績書期以九月初再過江與敵決鬪臣疑錢塘江淺風急仰攻爲難不從海寧循堰西進終非破敵之路惜黃斌卿掉臂棲於海隅無繇提誨商進取之畧也再得徽督金聲書又欲臣與協力共取饒州以饒爲徽上游鹽水所出不得饒則南昌之賊日張大宣之日促然以臣度之永勝伯鄭彩之師若出建昌從進賢西指豫章則金虜必走出九江無繇復窺浮梁之路饒州樂平德興勁兵所出自足捍禦又淮藩歸命方新徐世蔭受事伊始朝氣所被顧盼

底定不須臣與徽督千里輿馱也臣意以爲恢復之事止宜直搗南京以浙江豪傑自理浙江以江右賢者自理江右命一二武臣呼噪助之兩方牽制而師出中扃蛇虺碎首則掉尾不威也不搗南京而東應錢塘西應豫章旋起旋復乍日乍靈無益耳孫武子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臣兵不多僅四千餘人無武進已五十餘日然思足以併力料敵者未有也孫嘉績金聲一意共事而嘉績阻於胥江金聲紉於糧道杭州宣泰又未廓清各有強敵予擬其後未能與臣併力取人臣思祁門黟縣精兵不乏六邑山峩義勇所棲常數萬人原徽州同知今陞太僕少卿林貞撫循多年其義風信氣足以相召又新與撫臣金聲頗異同使之共事恐滋柄鑿危疑之間禍變難料林貞既移臣書願率所部三千人歸臣報効出於



潛昌北會臣於臨安誠使之收拾諸寨東取禹航以進取金陵  
退取杭州雖桴鼓未奏而臣之聲響亦畧以動矣臣疎人也於  
人甚淡不食而又爲人作鹽梅不覺自笑不如是無以調停徽  
郡又無以併力取人不得已而洄酌汪茲亦不過以朝廷之人  
集朝廷之事而已於得失疑似初未有與也臣布置中道疏通  
克復亦差有端倪要非一手一足之力與一鍼一錐之用也饒  
州 幸已退淮藩已復錢塘鄭道謙孫嘉績師雖少損幸不多  
建昌幸無恙俟臣十九日出關卽過廣信其林貞合從臣共事  
及林貞所用監紀畢熙載合授何官併乞陛下特裁臣不勝惶  
恐冒昧具疏以聞

出師疏

洪思曰十月初一子至信州初六  
出兵救婺源初十上疏隆武元年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二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

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江浙經營略有次第  
徽寧進取未得機宜仰乞聖斷以資心力事臣少誦孔門用力  
力足之言心常信之及在上前恭承天語曰或有其力而無其  
心或有其心而無其力回顧惘然失其所恃今又數月任事行  
間乃知用力力足之未盡然也臣前以浙東之事用心甚於用  
力所以日夕圖維者在於文告期會勸道開引之辭幸而諸臣  
審幾歸正魯藩之事亦略衰止不立復以與芮貴誠之說漫開  
其端至於嘉湖再陷富陽中隔温台海外鳧雁往來臣真無處  
用力者也又以江右之事用力甚於用心所以日夕圖維者皆  
在於金賊九連宜勦宜撫欲集重兵徐俟其隙併勢以出九江  
不幸而湖西援絕湖東路阻自貴谿新城而外文告期會了無  
一答是以十月初旬決意出師從胡防上清直趣撫州至於諸

賢虛聲應援如捕風影臣真無處用心者也臣所心力併用惟在徽信一路北通宣國宣城西通青陽建德欲南導餘杭出獨松趣四安疾走秣陵之道所遣僧徒散手行探之輩頂踵相接無一反者既而餘杭再破休歛四叛而臣之心力俱竭矣臣思浙東雖無處用力而其君子迫於名教其小民慴於髡頽馬士英宋之普之流終無以自據益陽王方國安雖用私銜佩私印傲然自命其意不過尊大誇耀敵國非有錢鏐行密之思今紹興將士如鄭遵謙金堡葉汝蘇等已具表迎駕臨幸紹興而熊汝霖孫嘉績倪會鼎會紹等又率師先候道路諸臣之心即臣之力臣不以無處用力為嫌江右雖無處用心而窮巷孤村處處團結東鄉進賢多起義旅皆受臣位置潛圖興復臣先與饒州道臣夏雨金授密札招撫金賊頗懷草面比益遣人招搽一

面出師乘虛入南昌勅諸將士不戮一人不動一艸一木與東鄉進賢豪傑相為呼應欲刻期迎駕以幸南昌諸豪傑義勇之力即臣之心臣亦不以用心為媿矣唯是徽宣一道為陵寢輦轂重兵皆集其處安慶一帶皆有黃左遺孽河南之南所稱劉李起義者亦影響未有實情惟宣宣之間數降數叛迫於敵勢而降憤於而叛祁門黟縣蕞爾孤城臣既不敢以宣宣之心輕試臣之力又不敢以祁黟之力輕託臣之心如石埭東流青陽建德一帶倡義之士與鄭三俊應和者亦可萬數千人誠得一風力能臣蒞之不樹童僕不私愛憎不汰於取財不傲於待下不瀟漫自貴團結數十日必有億兆號籲迎駕以幸南都者矣今臣以初六日出師遣五營將士直趣婺源臣亦刻日率四部資其後勁步擔米糧以佐饗殮如使祁黟之卒猶可

再鼓休廢之士猶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將循黃山出東流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星子之舩循流東下萬不可得則臣亦中道自廢而已矣必不食言失信於天下凡舉事先順人情因人之心爲力因人之力爲心必強人之力以從其心強人之心以從其力雖萬舉而萬不當也惟陛下獨斷於心觀天下心力所在因而用之上不失時次不失勢勿以便安爲懷土木爲事勿使天下有以窺陛下之心料關中之力卽微臣愚昧亦無以颺勉自奮副一日克復不以兵車之言惟陛下幸垂察焉

黃漳浦集卷六

疏

請定出關駐留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鎮壓未有成命進退兩無所據乞得一當以便遵依事臣以九月十八日拜疏將離崇安於是日辰刻得撫臣吳春枝書有八月二十六日所奉聖旨稱輔臣黃道周已經留住關內鎮壓有人之語臣思尋未見顛末因按前中書舍人林逢經所寄書得其大畧而魏渠斌所催送臣出關之旨乃係八月二十三日林逢經之書先到魏渠斌之差後來逃其先後以爲鎮壓之命酌議在先出關之旨催送在後是以九月十六日六營將士盡數出關

惟臣中軍二營及興化龍溪一營尙留在崇安爾時已聞朝廷將有撤師之意撫臣吳春枝見臣兵士病損亦有書勸臣還朝然臣已敵愾在外義不反顧又臣所具疏被旨皆不見於邸鈔臣旣受朝餞出師無借別疏單詞影響不奉特命徑自駐留卽以蓄縮引繩臣何所謝於天下且臣自九月初一二日至十一二日尙有六疏在御前未見定奪至十七日差人回乃見初五初七所鈔三旨意皆未有駐留鎮壓之文皆念臣勞苦許支用兵餉及鼓勵將士聯絡戡定以奏成功之意臣持三旨意泣告軍士皆喜有餉願持病出關而鎮壓駐留之文書又到矣臣鎮壓無才節制無柄身如傀儡調度繇人自念身離闕下不干餘里覓本分塘報不可得又安能奮飛視聽直省之外陛下嘗歎房杜良泌不可比方臣真愧死唯唯自服也今臣如當鼓勵戡

定以奏成功則當率中權後勁悉率出關與臣前鋒會於廣信以下嚴徽如臣當留駐關內以肩鎮壓則當召還六營出關之士回住崇安酌散一二千之眾以省餉餼或並散歸俾臣徒步還於丘墓必有一當特旨被臣使臣知所遵守如以影響逗留臣無所對朝廷亦無所對軍士亦無所對於天下後世臣無節無鉞不文不武諒有以自解而陛下憂勤戡定之心僅託寤寐無所報其秋毫臣尙有三疏在御前理合靜聽以需後命而軍士帽帽進退維谷日月易邁餉餼易消乞一得當勅下以便進止臣無任惶悚之至

#### 四不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言有

不敢言事有不敢廢功有不敢計利有不敢謀乘四不敢以奉  
一斷事聞之董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常  
迂之及觀師之彖辭言貞而不言利其上爻言有命正功乃知  
其語有從出不獨在隨之九四而已臣今出師已再閱月不與  
浙東趣利不與江右趣功結束十數旅欲踰重險出徽甯以直  
抵金陵之下者豈不知浙東栖遲有需餉之利江右收拾有郡  
縣之功可藉點綴博朝廷之譽生師旅之色哉而臣不爲者臣  
以浙東阻於長江雖擁眾數萬無句踐九年之豫終不能以烏  
合奏功江右一方寇攘竊據諸賢過於矜持相視卻步若贛吉  
清江建瓴而下杉關諸士已踰二千稍出昌撫可不煩臣指麾  
而定也臣所奔驟不遑者謂孝陵未靖鍾簾未宥陛下殷憂於  
上蒼生焦爛於下金陵之■一日 則吳會江楚云命之輩

日起日生如翦春葉不可夕殄又歲老將暮人心向衰冬至前  
後吾師不抵金陵則草面奉朔者將復生心是以棄浙東之需  
利舍江右之捷功跋涉崎嶇欲晨炊於牛首之巔夕飲於鍾山  
之下也今臣以十月朔抵廣信廣信抵徽州不過七日臣以師  
行度之陸續間發極遲不過二十日可與金聲林貞之師合合  
而後可與圖進取之事則自臣出師當九十日未有纖毫功利  
可與邀賞市勳亦不過曰正誼明道而已華■之誼正天澤之  
道明被■者有所愧恥變幻譎張者有所畏懾以高皇之  
靈陛下之德引而伸之昆夷駭喙不爲遠矣臣豈與市井小兒  
爭刀錐之利競尺寸之功者乎至如魯藩之事起於羣小怨懇  
賣官度其飲啗一飽自廢原無損於藩翰之名不墜朝家之實  
今張國維亦已還山漸圖面內宋之普張文郁輩亦已罷去方

逢年雖愚頗知趣舍稱子稱臣與芮貴誠之說亦無敢明持其端何所用臣投質其間與直鄉同傳知陛下晰之早也金聲桓爲興已闕覲消石出度其情勢必且歸誠使鄭彩有功萬元吉有力則其收拾不過在歲月之內惟是徽寧米貴饒浙運艱諸臣軍士皆日食六分或至一錢臣軍士食多者日不過四分彼此異視跼足爲難又諸防臣者甚於防敵誤臣者密於誤寇臣將出新城而變發於新城將出貴溪而變發於貴溪一夫報功百室吞聲及臣將出徽州而報徽州已陷者日四五至諸臣所阻臣者實爲愛臣保臣抑何其愛臣之深而謀國之濶也臣自料菲才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誠恐一旦覆餗爲公家羞然以陛下之德合諸侯之謀使臣將而行之智於神禹而力於湯武臣猶剡也何力之有在任之者耳臣未至廣信時人懷風鶴

老少逃竄雖撫臣徐世蔭竭力招徠猶呼之中澤及臣兵至止百肆始開負販始集而徽州之報又至臣於是歎眾之不若謀力之不如德也以徽州之富山谿之險固守三月敵不敢窺而索餉太苛縉紳疑貳 數騎掇而取之又況於窮劣爲眾所異視如臣者乎臣鞭雖長不能越三千里以守徽州然與其奮空拳以救吳會不如彎弱弩以救徽州徽州存則江閩之根蒂不枯徽州亡則吳越之精神不屬也臣前欲揭黃斌卿從臣走弋貴以趣徽州而黃斌卿至厲聲呼臣隨之東游武臣之不足謀一至於此令徽州之信果真則臣六十日聯絡之經營皆盡矣區區溫台介於海澨斂人之不入山猶猿猴之不適水而泛泛相呼何者臣度徽州黠婺源休宣自足以守林貞金聲雖不相中足以自救臣竭蹶從之猶當有瘳但不宜汎汎復付臣於

度外耳臣至廣信請縉紳捐助可二千五百金欲日夕運過嶺上臣藉爲二十日之食高皇之靈匡我南國臣必有一當以報陛下臣所知者道誼而已至於功利臣猶未敢豫圖也伏冀陛下斷斷思所以救徽及所以救臣者若阻兵長江之下射聲大江之西已自有人臣不暇及之矣爲此具本奏聞

乞獎異倪元璐祁彪佳子姓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兵難豫料謀貴密成大舉必藉大師用精亦須用眾事臣於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之耗疑其阻軍意欲有所懲創然恐以是塞偵探之路姑置不問但發馬牌去徽州不異常時大約此時人心喜亂軍士聞敵則邀賞者多納足者亦不少富民聞敵則輸租

者去捐助者亦不來用數飛語而阻兵阻餉墜軍實而長寇讎盡在此矣臣已決意踰嶺讓衢州之便以與定鹵舍江東之應援以就孤危旣又聞以四十騎入徽州旋爲徽人

如此則天留一道贊我中興江南之肩脊猶可負重也初三晚刻晤舊殉難忠臣倪文正之子會鼎會覃及其姪會紹皆攜家丁跋涉千里來迎臣師所談浙東情形甚悉大約八九如前孫嘉績所云而人心稍前軍實稍退又倍於曩時臣觀浙東趣向從此定矣浙東賢者倪元璐而外無過劉宗周祁彪佳而今皆抱義以死其生者無過章正宸熊汝霖今皆已表章敦用然熊汝霖鉅才也以衰經事戎行抗禦長江有李綱宗澤之風非節鉞不足以展驥足其逸於艸野者有祁彪佳之兄駿佳倪元璐之弟元瓚是皆毀家爲國能斷能謀起於昆支奔其家世七閩

之所無有也臣性柔懦狎於鄉人雖有所攀援皆掉臂去之徽  
宣豪傑來視臣者感於戴明恩之風皆謂高官顯位可以手掇  
授以參謀贊畫都司之流皆投劄於地謂是寥寥者何以稱吐  
握臣之糧糈不足以飽軍士官劄不足以快豪傑則索手徒坐  
與一二門生子姪對目凝睇見諸浙東親舊來歸者真如西域  
雪中之見范羌也臣數浙東諸臣歸附最真者無如熊汝霖孫  
嘉績祁彪佳想皆已列於球圖夙登啓事矣臣自出關以來見  
舊按臣陸清源趙趙關外行李盡失詢其所以謂自八月中旬  
罄產起義凡二千餘人盡斃於敵僅以身免他離於外可哀也  
又舊籍御史余日新刑部主事曹廣皆浙西之良翹首跂足俱  
不得進關臣恐以關禁太嚴遂阻天下嚮義之心塞天下歸王  
之路以臣迂愚謂商旅生異或可譏征至於本處縉紳舊治長

吏皆可直達亦所以招徠遠人懷來天下耳臣生平迂疎不能  
料事惟於徽州金林二臣之間疑其啓釁又二臣之兵皆不能  
踰萬驟遇大敵恐不能支今浙東諸師遠來迎臣者亦不能踰  
千惟金華監生鄭守書募集義勇可六百餘人與倪會鼎會單  
會紹之卒合爲二營又上饒秀才鄭祚遠募集義勇可四百餘  
人與鄭官生大倫及諸鄉紳之卒合二營以之附益臣師亦不  
能及萬而欲以之救新破之徽抗屢勝之敵臣岌岌乎恐其不  
能也今定鹵之師旣欲趣衢臣之前驅又當趣徽而全浙人情  
皆以臣棄吳會孤其所望臣自度才不如熊汝霖力不如金聲  
威望握兵不如諸達官貴人而鹿鹿瞻顧於眾阻眾疑之間膠  
執則不通一疎則百罅必求藥師於突厥名謝元於淝水則畢  
世難遇是臣所謂兵難豫料謀貴密成大舉必藉大師用精必



須用眾者此也陛下愛孝陵以愛蒼生愛社稷以愛臣子使臣  
得以空言飽軍士微劄舞豪傑臣生死感戴如祁駿佳倪元瓚  
鄭守書倪會鼎會覃鄭祚遠大倫皆加以朝官或准臣實授使  
來者有所勸使臣亦藉以用眾集謀不為浮說譌言所敗至於  
臣子弟親友艱危與共姑置之以俟異日不為後矣臣駐廣信  
再一日操練畢即當急救徽州或勉從浙人問嚴杭之道臣非  
敢臨歧改其成畫臣臨疏不勝悚慄之至

請酌用人材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為三驅  
不誠全衢道通酌用人材以匡四國事臣前自八月初旬躊躇  
東道深以益陽中梗方兵驕恣為憂即於八月初三日差人達

益陽藩書獎其捍禦金嚴之勞開以懷德輸誠之路亦遣人齎  
鎮東伯方國安勅書皆久未有回音臣乃更致書託陳總兵謙  
為轉致益陽藩及鎮東伯處此九月廿一日乃見益陽藩差官  
二員一為監紀推官邵有璟一為副總兵馮生舜已齎上恭賀  
表箋臣不勝欣慰謂金嚴之路從此大通咽喉之梗於今悉去  
蓋朱大典面內則方國安心死方陳彤親則益陽勢渙事理必  
然蚤在廟算之內也邵馮二臣述其所勸誠益陽者甚真即陳  
謙書生亦謂其縱橫古昔幸邀轉圜紹興聞之傳檄可定即兩  
湖東西無甚可虞此皆陛下德威播於遐邇高皇聲靈開掖左  
右而陳謙所教正邵馮二臣所改啓為表易詔作令推挽之力  
亦不可誣也臣又適見徽撫金聲述所致謝魯藩峻拒淮藩狀  
臣已早知有此蓋皆舊事在未播詔書之前今天澤已分日月

已出又安得有此聞淮藩韶齡輔導者踈偶一爲之遂開異論  
近爲樂平軍士所掠出居景德鎮則諸拚飛辛螯皆爲清寧惟  
患諸將無鄧耿吳馮之畧不患典午有長沙河間之禍矣建昌  
一帶宗室孔殷輔國將軍由栴亦云旦晚勸益陽就國當進表  
箋而遲速未果臣當作書趣之又臣得徐世蔭書稱金聲桓狂  
檄云將繇建昌趨犯杉關此萬不足慮然永宣羅川果爲中朝  
出力金賊何便敢爾陛下勅虔吉勒限殲之使大兵旣出衢嚴  
而聲桓西窺肘掖誠非長慮也不然請勅書先收南昌然後大  
兵可出衢嚴不然遣別將出杉關聲言與臣合攻南昌金賊必  
走九江星子而外然後出師不愁反顧是臣所寢食未遑者也  
諸如方國安未領封勅未復臣書別俟他日以慰聖懷其陳謙  
馮生舜邵有璟爲益陽藩進表及舊布政姜一洪後先稱賀或  
應獎異統候聖裁

再述關外情形以決趣舍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兵難  
遙度謀貴密成破敵必用大師致精亦須用眾再述關外情形  
以決趣舍事臣於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於九月二十三日爲  
敵所中臣疑其阻軍意欲有所懲創然恐以是塞偵探之路姑  
竄不問一面遣牌去徽州一面遣將先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  
江南腰脊可察埋伏下嶺不百里卽徽州矣臣於是歎軍旅之  
難也方金聲與林貞不相合時臣疑月後必爲敵所中東裝趣  
之欲乞林貞畢熙載從臣出東壩曾不一月而瑕釁遽開及臣  
至廣信相距七日耳臣前欲出新城而新城變作欲出貴溪而

貴溪亂聞又逞者注意餘杭而敵盡萃於餘杭近者決趣徽州而敵盡萃於徽州四顧馳驅盡成後着臣乃服聖慮之深長淵照之最蚤也令得軍士蚤集先四五十日應手者亦未倥偬若此耳兵既未齊謀又多泄而欲以四五千人之師命謝元於淝水召李靖於突厥此實難矣臣計諸貴人所統師合召四關之士不能二萬人臣所募十二營四千三百二十人益以信州鄉紳御史詹兆恆主事俞墨華家丁合爲一營及上饒官生鄭大綸秀才鄭祚遠家丁合爲一營僅可十四營又於初三日見故大司農殉難倪元璐之子倪會鼎倪會覃及其姪倪會紹率家丁來迎與金華監生鄭守書所募義勇合爲二營及常山義士呂繼望陸洪基所募一營盡歸臣師亦不能七八千人臣私念軍士日夕相依所藉激勸者惟有月糈鼓舞者惟有官劄臣月

糈不過一兩多不過一兩二錢營劄不過贊畫守把多不過贊畫遊擊軍士病又少醫藥往往有至於死徽州豪傑來視臣者見臣授之贊畫都司皆相視苑爾投劄於地而去曰吾見明主取高爵副總猶寄耳臣唯唯謝不敏故事閣部督師其中軍旗鼓皆正副總兵而臣以敝袴寒酸不肯授人參將誠不敢以無功之爵等於瓜菓卽爲貴人豪傑所鄙誠甘之矣至於用兵量敵量已決非三萬六千人不可臣二十七日在關外見舊按臣陸清源傍徨趨起行李散逸詢其所以謂自八月中旬肇產起義凡三千人再破於■僅以身免今以舊都尉見拒於關可傷也又見起用吏科給事中熊開元未脫衰絰亦在關外云從徽州來已見金聲一萬之師困於績溪金聲二弟俱委溝壑又舊吏部主事錢棟亦以二千之卒敗於秀州墜鏃身隕臣聞此爲

黃河集卷六  
之永歎諸臣各貴介不知兵以免搏虎不足為怪然當方張之敵席累勝之勢其不可以數旅之眾

明矣陛下及今

之時益飭內政不振人心勿以宏光之聖真足為唐虞之治使天下聽者有所傅心聞者無所攜志臣宣力於外敷揚德音不敢毫髮有所自逸但使臣得稍稍比於古之匡攘糾合者臣生死無悔至於舊日忠義大臣子弟如祁彪佳之兄駿佳倪元璐之弟元瓚近皆束裝與臣共事及倪會鼎會單會紹等皆與熊汝霖孫嘉績先後起義朝廷宜悉被以綸徽使忠義之子弟有所獎勵臣才不如熊汝霖膽不如金聲力不如諸達官貴人若僅以四千病卒半月之糧亦未敢徑趣金陵之下若與諸達官貴人苟且夷猶阻江自守則臣有所不忍為也陛下郊天之後想必肆類發師臣先驅無方法在禡斥猶恃高皇之靈帝天之

鑒必不使臣壞陛下之事惟陛下悉垂察焉臣無任惶恐負罪之至

### 食盡兵單請自黜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為事機屢變危疆難防救徽等於救杭守衢合先守信乞速選上江督臣速定信衢屯守并先罷黜以固危疆事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大江左右人心慕義猶可啜收同仇之詩聊與眾共誦之耳非謂臣能空手措兵措餉馮河暴虎自取便宜也自臣為此言而怨謗沓至阻卸橫生炎涼既分肘踵立見以四千之士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自十月初旬以來徽歙男婦奔逃麇至

其贖者如休寧知縣何通武婺源知縣徐永周職方王事吳聞禮督餉王事汪觀亦皆奔潰至於常玉臣爲之頓足揮涕仰天長吁今人心如此則匡合之難倍於前日臣以十月初一至廣信而敵以九月廿三破徽州差池僅七日令臣之軍士不病得蚤起不聞鎮壓之命不栖遲七日則臣師必抵徽州卽不抵徽州前旌必至馬鈴大鏞之下而相負若此此臣之罪也卽削臣官徒步杖履以謝徽人臣何敢辭然問之徽人自金聲任事與林貞同異反唇相稽而徽州之瑕釁固已久矣臣欲林貞使蚤離軍而相去千里非二十日不到臣自九月二十五日避離崇安而徽之破已二日徽所以破之故徽人皆歷歷能言之黃澍唱其端而金聲受其敗讀金聲所寄招降書令人髮指可痛也士不敦實用坐享虛名以聲焰動於閭里使天下後世謂李元

平輩不成書生亦詩書之恥也臣於十月初六日已遣兵一千九百出馬鈴大鏞二路急救婺源聞黟縣祁門尙爲徽固守度休婺已散祁黟不能孤存廣信距婺源二百餘里而徽距廣信尙五百里非十日不到臣餉匱兵單四顧寡援又先數日已分兵一千五百二十救南昌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訓練不過數次合之新募不能二千而廣信人情又慳於閩中所許捐助未得其半倘天祐皇明以高皇之靈陛下之力使臣跋涉大鏞馬鈴之外臣猶能使休歙富子黟縣獮夫賈其餘勇回首面內卽不然使臣乘障巡歷金巖還守衢信屯田扼要俟隙而動以佐王師亦當使不至南馳關外不藟風鶴如必直搗中堅光復舊物決須數萬人非一手一足

之功臣無國高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卻強敵真  
爲韋跗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卽風力能臣如熊  
汝霖孫嘉績尹民興沈宸荃汪宗友余日新郭貞一諸臣中速  
擇一人總督徽寧池太或卽以信撫徐世蔭舊布政徐應秋因  
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如以臣與輓久溷太阿  
卽以救徽之罪罪臣速奪臣官暴揚臣罪以謝徽人以爲用師  
遲留者之戒臣亦撒手乞骸謝諸軍士感恩巖穴無徒悠忽進  
退無據爲國家羞臣不勝激切惶恐之至

關外謝賜袍膳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驚捧  
溫綸宣播將士普陳所見事臣於十月十二日辰時在廣信見

監紀王事趙自超越入臥內喜動顏色告曰今日溫旨到矣臣  
自揣無功何以得此趣整香案莊迎乃前齋人薩國相回帶十  
九日所上鎮壓疏至三十日奉聖旨據奏知卿毅然出關以圖  
進取朕甚悅慰卿還審機前行先謀後戰自卿離朝今漸寒候  
君愛臣身爲禮臣勤君事爲忠前因卿疏報行止稍遲朕懸望  
卿動定又慮猝然未可成策何忍魚水重臣孑然令進亂離之  
地且留彈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議於輔臣又慮招征大臣坐  
鎮失遠適之望因此躊躇未有定畫適見卿報中書魏架斌所  
督催漳州等募兵已至則朕事託卿身卿身託軍士朕復喜卿  
之進而必不欲卿止矣繼此屢見卿奏知卿志必澄清又卿聯  
絡寧紹各官表奏踵至徽撫金聲等使絡繹行京則又文告頭  
緒已成朕實期拜陵不遠矣豈有留卿坐鎮之望乎卿奏到從

來未有停三四日不發文書發案乃必首發卿章何云未見明旨乎此邸報不通之過卿亦當留心疏通涇縣近報敵警徽臣亦望卿至餉事維艱另有旨卿還鼓銳相度先後在我遠近歸一纔可制敵魯王監國亦是春秋太子之事但令進表稱臣則我之親王何難賜勅令其監理軍國內安方可外攘內安聯異為同無令間我瑕覺近日靖江又攻梧州而圖竊據卿之真品久飫海內凡可言濟中興自有妙畫調劑見卿手奏援筆為綸是我君臣以精氣代形骸卿從此百為自信為信朕之本併播此信於隨行兵將也朕親發袍膳銀三百兩為卿製寒衣卿若身煖朕始心和體心信心至論諄切朕滿望今冬春之際握卿手於孝陵松柏之際也勉之亮之該部知道臣讀畢知陛下原臣信臣持筆慰臣并知臣軍士飢寒上輟袍膳以示挾纊

投醪之意也臣貧賤歲袍葛未嘗再易前年入都諸門生製一藍紗袍寒暑可通雖在上前臣亦服之全斌貂裘無所費其多金也明矣臣前所領賞號路費銀早已領盡今當布告眾營將士而將士八營已分兩道入徽州及南昌其隨臣者獨中軍及後二營與廣信士紳所募新營耳新營尚未就臣即當以十二分分之宣示將士令千里外如在宿衛之側也臣愚昧細繹明旨所諭春秋太子監國事臣實蔽塞不知所云古者國君出疆則令太子居守不令統軍事亦不得自設寮屬惟唐宋初年自置開府無不賈亂今魯王已自設將相置庶僚封拜距命區可復引出疆居守之義令輟溫台入輦轂坐稱東朝抑豈能令退然止設庶子諭德中允修桂宮之誼乎月前在建甯浙東諸士前後輩至皆稱台州奉陛下詔諭宜即稱東朝俾臣尸其事

臣默然不答亦不敢宣布其意管子嘗云君老不事太子今開國伊始陛下春秋鼎盛前星將輝諸將相能自和調修明內政天下藩屏如雲龍區區溫台去新揚湯必自衰止無故創一新義使長沙河間爭其故轍諸宗室屬至者人人有太弟太姪之望禍牖一開不可復閉是臣所以秘不敢言也臣今已畧作書勸方逢年無預東事今紹興諸故老回首面內則淞東將相皆吾臣民此可以理勢默奪不可以口舌爭也昨見紹興劉宗周子灼祁彪佳子理孫皆有書至臣稱揚恩命遠邇愜心今倪元璐子會鼎會覃姪會紹等又領兵迎駕斃止臣所淞東前日僅此三賢謠歌訟獄不之彼而之此彼中理勢亦可知矣又聞靖江事而亦朦惑漫試一決度其情形久必自敗且使梧州不得自擁靖江窮而思反彼自支吾於朝廷何損乎必令南顧發師則兩粵之間又當多事首輔何吾騶治兵入虔次輔黃士俊盛名著籍一楮之師可當二萬臣愚昧阻遠不得越俎而陳之矣臣物望輕微言詞不暢前再寄書永宣羅川皆不得達惟輔國將軍由柄一再報書不失常度計奉表當在朝夕益陽王方國安皆自佩金印書台銜或恭或倨在陰陽之間定鹵侯鄭鴻達必有以制之非臣所敢聞也今臣遵旨卽飛啓遣倪會鼎會覃東趨台州二子皆官生應得恩蔭合加以清秩俾之宣命其姪會紹亦可與一官以壯義也至於四方從拂決在朝廷趨舍當於人心不在文告期會之際也臣仁義以爲刃鋌忠信以爲干櫓進退黜陟聽於君上雖無一長攻殺擊刺不得而奪之矣章疏通塞亦與道命相關非臣所能疏達除臣以旨意賜金宣播隨行將士而外將進復徽宣退守衢信盡此數月

與



金陵父老擁護翠華於鍾山之下臣無任感激之至

復婺情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據實開報復婺情形以鼓士志以宣聖心事臣自聞徽州之破爲廢餐寢者彌月知陛下焦勞必爲此增其宵旰欲荷戈執殳身踰二嶺冒鋒鏑以

斬獲已經奏報

其

少固吾圉矣諸將乘勝直趨婺源臨

河而陳臣遣監紀王綱先去海口地方約劄授參將董壽庚董彭庚率其鄉眾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汪自強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打仗官姜美光先出掠陣已被參將應天祥擒獲卽時梟示懷

深恨與僞官許漢祚汪遵先等盡掠富室白鏹散諸貧民臣又嚴申聖諭不殺難民之語而諸難民反爲敵用誑誘我兵二十三日敵騎渡河游擊李芬當先銃殺敵將一員董壽庚及余勛者擒斬敵將一員翁良松李純各射殺敵將一員李純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敵亦且卻而諸亂民助敵鼓噪敵騎大至延宣諸新募者皆不習爲敵騎所躡參將王加封手殺十數人乃死游擊李忠遠身被重鎧登山爲敵騎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獲馬八匹凡軍士所敗皆繇利敵馬不斫馬斫以短箭三十步射之皆斃漳州諸士以被當楯箭不能入故屢勝延宣軍士徒恃銃無以自蔽故敗是役也董壽庚斷後又漳士繼至幸不大敗然臣身爲將不親履行間冒矢石從二百里外遣師又無厚賞嚴誅以寒儉之士

嘗敵是臣之罪也臣思婺源爲廣信肩背高城深溝其糧米足以自給徽州無糧必倚婺源爲固而汪遵先許漢祚爲之謀畫力抗王師狗婺源不下則休寧諸縣皆不可下如破大竹無開口處臣以三營之士攻婺源約諸海口相助者合僅二千人又三營出馬鈴嶺無他將之助僅千餘人耳聞鄭兵亦有一旅出馬鈴賴此以爲羽翼然恐休寧之師聞婺源少挫必不敢進臣當再遣將徇婺源可下則下之不可下相持堅城之下不如去而趨徽卽舍昆陽而趨宛之勢也恨兵不多糧又苦乏昔以鄧禹之才短於控御葛侯之能不長將畧況在臣區區孤拳獨奮知其難矣臣見休寧知縣何通武婺源知縣徐永周皆思入關不請其濟深爲歎恨惟有黟縣知縣張昌亮來從乞師臣姑哀之授以監紀報効不知桑榆之收如何惟有劄授副總兵許廉

從樂平出黟縣與諸社勇決策併力三 敵眾凡千餘所獲敵馬三百餘匹差不負臣任使今臣委劄已盡徽之豪傑數日後婺休二縣次第可復而中書尹民昭又特貽書戒臣以爲徽人不可盡用臣推心置腹何負於徽亦不過以徽之膚髮還徽之人民而已所惜者王加封以建寧右衛世襲千戶月食不過一兩二錢見臣悃誠誓以死報李忠遠有六百勦之力日食不足臣拔於行伍之中慷慨向前亦竟爲敵所得二將實不負臣而臣負二將是臣之罪也臣所經營心力已盡未有尺寸之績又江右三營收復饒撫者若趙之璧夏季先陳學鵬等皆不見音信暮年注思日益尪頓又當酬應蠶牛無代筆劄者臣恐不得復以筆劄事陛下惟是悃誠一卒一金一銖一粒得失成敗不敢自誑所應得情罪除席藁待鉞惟垂察焉

孤軍莫救危疆難支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老臣孤軍四顧莫援危疆殘喘一日難支乞賜撤回以全聖恩以明出處事臣今年六十有二才能智勇不踰中人所以黽勉自請行邊拮据關外冒霜露與士卒爲伍者豈慕葛侯之智襲田單之業哉以爲帝室不可以偏安守關不可以自保光武之還潁上不過六日鄧馮之滯戎旅且逾十年爲人臣子不以賊遣君父其理當如是也譬之雞然風雨晦明而鳴聲不已卽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柰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於人寡怨以國家安危絕續所繫冒昧出言萬死一生卒未嘗一指設阱之人一發權奸之忿卽有鄉里小人市朝撻臣手足加

臣十數年未嘗一挂齒頰也今直以出師之故爲異志之所排擯寡識之人羣起而和之千端百出以阻其成傍勾曲引以幸其敗當前月十四五間稍有斬獲方約結諸義士雲集響應以抵休婆之間而貔虎亂羣復乘其後鬼蜮含沙以射其影先者蹈溝繼者爲藉凡循規守律之事俱歸之人攘臂暴戾之風俱歸之此以閣部之劄亦曰僞劄以閣部之官亦曰僞官或叩關門數日不達飢疲之眾宣死中野嗚呼臣何所營而坐困於此哉臣遭會風雲甫及一月而五疏求去直以皇上英武洞矚遐風嘗鑒臣於言語形迹之外所以荏苒嚙瘁毛鏃羽以爲朝廷守一日之藩籬固一日之眾志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而已今敵之來者日以壓境眾之附者日以攜志蠢冥何知惟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

而去矣據徽人來者咸云敵以一百六十騎守婺源又五百騎  
狗婺境自海口煖水俱焚掠殆盡煖水距廣信僅百餘里臣師  
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僅千五百人皆邨落新募月食一兩之卒  
其東出馬鈴者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出饒府馳收未回所  
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東弭台寧之釁西消金  
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  
內一簪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疲一意報主爲愛已所憐異已  
所笑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一萬之眾從嚴州出老竹  
嶺直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卽不然亦可以解信州之危  
成牽制之功臣朝夕禱恩就死山丘銜結無極爲此具本哀懇  
以聞

奉聖旨卿久在行間心苦力疲糧餉告匱而猶相機分搗深見  
老成爲國遠猷敵出廣信着戚鎮方國安從嚴定鹵侯鴻達從  
馬鈴兩路進剿以牽其後兵部速行飛飭

### 江右出師情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  
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據實  
開報江右出師情形以明人心歸正恢復有機事臣自十月初  
九日遣將下河口令諸將皆從胡方出上清間道取撫州連日  
皆雨諸將至河口以間道難行數百里襲人未爲上策惟參將  
陳朝鎮夏孚先游擊楊啓龍遵臣約束與監紀楊枝灼從上清  
直至撫州之東鄉金聲桓已避去南昌盤踞南昌城外夏孚先  
招集一路精勇如潘丹竹劉名奇楊仁和樂雄徐興江鼎官昇  
等千三百餘人於二十一夜恢復東鄉擒官鄒雄飛并子

李太因駐師東鄉城外而劄授副總趙之璧亦以二十二日入  
安仁先是安仁官魏得權已經擒獲而舊縣丞邵之宿復獻  
冊降集眾再署縣事焚掠甚慘又推官朱盛德亦擁  
五百據白圩地方安仁之路不通朱盛德又欲來廣信到任參  
將陳學鵬以是適回未進趙之璧亦以兵少尙駐瑞洪會有劇  
盜胡沛龍擁眾千餘自稱靖亂將軍兵馬大元帥進來安仁瑞  
洪間之璧念得是人可不患無兵因伺沛龍於上洋演戲夜出  
遊令游擊沈和陳鯤都司葉應舉伏江畔伺其過擒之將行刑  
乃手解其縛諭以天子威德大師在邇宜及時自効沛龍輸服  
乃質其妻子軍中令擒邵之宿二十三日黃金埠遂獲邵之  
宿并其家丁男婦八口二十六日至白圩獲推官朱盛德供  
其弟在金聲桓部將王步雲處統兵欲招其弟自贖之璧不肯

捉至安仁爲別部將施郎奪去此細事不爲功亦不足問也而  
諸將籍籍謂大樹難爲臣謂患不大樹若大樹者何難爲之有  
而陳學鵬所遣部將余懋諤兵士彭勝王寵等亦以至安仁與  
二將會學鵬獨自留理饒州與夏禹金邵世科等未有  
動靜也臣遣師止貴安民不施勑使各行其意誠恐以是敗  
幸而諸將不敗趙之璧至安仁得瑞洪兵三百名及所撫胡沛  
龍五百名合於本營亦千可二百名正苦無餉適賊掠安仁倉  
所餘米尙九百四十石因給散軍士可不煩轉輸而夏孚先所  
哀集義勇千三百餘人皆東鄉義民若秀才張受祿及其子弟  
大相大任大佐大治大勳及樂鼎勛車必昇許文龍楊子  
金張登庸等所自措備臣無勞蒿目此皆陛下威靈社稷多福  
舉不失時非臣思慮之所能及也又之璧在瑞洪時捉獲奸細

曾名卿善遇之凡三遣三回及舊撫臣陳良訓之子陳賚典欲齎本入都之璧招與共事名卿賚典各鼓舞圖報乃與都司楊昌禧同入南昌約孫戴諸北客臣冒昧貽書不引仲淹之嫌畧申朱序之譬想人心思漢天意祐明下江平林均爲銅馬之鄉朱鮪李軼不煩河水之誓也今建昌閭賊已迴連洞永寧亦入宣都金鄆吳杜諸■雖在撫州聲勢不旺遲必自落惟嶺東有謝之良兵稱二十萬近入建昌雖不汗戮居民亦擄掠行李不知其原始何來遽至於此想不爲永勝伯所招必北行入囊中可勅永勝伯鄭彩及科翰張家玉作速招之兵多勢變事久形遷古稱孫武精兵機陸遜識兵勢機其微者勢則淺鮮而已徽州之事其微而難料江右之勢則固淺鮮若此矣臣讀書六十年不忍道此事今拮据百餘日稍見條緒又當棄之引刀斷機

不覺流涕以陛下聖明高皇福祚海內英賢攘袂者多王猛崔浩而上尙有人物臣不自揣欲留面皮見顏閔於元漢至於么膺微臣若夏孚先之捉鄒雄飛李太趙之璧之捉朱盛德皆有文卷昭然及諸鄉勇義民偏裨奮力者或當敘不當敘當鼓舞不當鼓舞皆非臣之所敢知也惟陛下一垂察焉

續報情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據實續報情形以厯廟謨以鞏邊圉事臣自受命已逾百日無橫艸之功亦無寸晷之暇所西舍撫饒東輟衢嚴逆心一力以守信州者非謂信州可守而守之謂恐信州之必不可守而守之也信州不守則無以守衢州無以守衢州則無以守兩關故

今之廟謨無以急於守信州者臣至迂愚三月之心血皆盡於信州自信州內外一二百里無不知臣之心血盡於信州者而奸人之譎計危謀亦萃於信州矣臣甫發疏接婺源哨探報稱敵以五百騎將由玉山出廣信由常山出衢州臣思常玉兩路既有定鹵侯之師協守馬鈴又臣先鋒陳雄飛之師久出白磔嶺總兵方機之師又正出沙溪合可三四千人嶺高際天非馬所度敵若必來必由前日所走間道從牛頭嶺趨八都直出廣信之背此不六十里抵信州矣撫臣徐世蔭所練新舊兵不能一千合於臣師不過二千餘人施福施郎所守河口鉛山兵不能二千而河口鉛山設防之衝不可盡撤必以河口鉛山而援廣信猶以嚴州蘭谿而援衢州不獨其節長勢踈亦以彼此失顧矣今驟增兵無復可增覓援兵無復可援德興樂平諸

家鄉兵自守不給何以濟人臣所恃者池宣之心未服祁黠之兵尚鬪休欵之間臣所部署若許廉汪涑楊振新程應昌張大賡洪作霖許文玠吳之復之徒尙十百人聯絡山砦動稱數萬誠得馬鈴白磔之師直驅徽宣堅持不鬪觀釁而動敵雖千騎未敢離徽宣而趨信州然後趨一枝虜浮梁蹈徽欵之背信州南北猶可無事也臣向擬以大師不出卽出而不合臣當自以一師出休宣一師出上浮爲有志者鄉導而四顧不來前後無援空以孤卷觸此 今諸臣之師雖稍稍引至大率後臣三十許日臣以孤軍單露三十日百體具見此徒爲人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蛙頭螳臂伸大義於天下凡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初六日報劄再折百餘人然臣

思月食一兩實不犯民間一禾一鎧至其徒步遇鐵騎數百躡之輒潰則臣坐城屋不冒矢石不親行陣之過也臣請爲將士受過席藁褫職以待斧鉞倘以廣信孤危獨立寡援念老馬顛踣邀帷蓋宏恩放臣還山則臣與父母九京之下感泣無極

請卹捐軀諸臣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考核將領併請卹捐軀諸臣以明國法以伸士氣事臣聞之擊刺之師不及節制節制之師不及仁義仁義之教三年節制之教一年擊刺之教三月而臣皆欲以信宿致之此臣之所以懇也初臣在延寧募士僅三千教之以仁義不兩月而出師未及於節制也旣在廣信募士近五千教之以節制不一月而出師未及

於擊刺也擊刺與節制皆有未備而臣且出師者臣恃源而往以高皇之靈與陛下聖明動於仁義使天下共奮焉耳然而臣實不備以忠義蹈水火以干羽擾 而嘗有所不效初臣以十月九日出師討休葵申飭將士至再至三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其鄉眾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雨十餘日陳雄飛王鼎李睿賴履葵二營以婺源路小不便羣行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寧而黃奇壽黃家徵應天祥王加封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倪彪一營又從九都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趨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谿深卒不可合會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間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



先挫於婺源城下僅斬一將姜美光及六人奪馬八匹而我師已損一參將王加封被獲去遊擊李忠遠陣亡軍士十四人奔逃者百數黃奇壽急趨援之無及時李瑛一營甫出童家坊約以二十八日齊舉而應天祥已先發致敗及應天祥敗臣再發箭趣李瑛與黃奇壽合營而李瑛堅謂不可欲以社兵分敵眾使敵單弱而敵已陰結社兵爲用初三夜敵襲李瑛營黎明搏鬪僅殺敵三四人而李瑛營皆潰敵還襲海口欲生得黃奇壽應天祥會樂平援至乃去黃奇壽所損亦十餘人凡婺源之師應天祥以貪功冒進覆轍於先李瑛以故違節制隕師於後使王加封膏於原野諸士卒散而求林是婺源之罪應天祥與李瑛並在不赦而應天祥有斬獲之功李瑛無寸尺之錄所當首誅李瑛重譴天祥以謝諸死事者也是日冬至敵料諸

將士各有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敵出休寧者二百餘騎吳俊戴恩爲奸細屢趣陳雄飛雄飛覺其有異不肯下關僅遣參將應士鏌應士鏞饒銓張天憲遊擊游元龍徐大用何龍虞淵蘇良弼等將二百餘人應之已獲其首吳繼賢斬級二十七顆自謂無害俄而敵大至兵屯於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鬪以死李睿賴履葵兵從黃源趨救之則亦無及矣凡休寧之師各爲鄉導所誤陳雄飛繇馬鈴而趨白磔賴履葵繇黃源而趨海口區區兩營亦各分道陳雄飛以先鋒不親下關使諸將盡斃於高偃橋李睿以中疑引疾不與雄飛合師並有應得之罪而李睿部下擒斬官趙文光馬一匹僅損軍士三人而陳雄飛僅得一首二十七級而失將士百餘人諸士曉曉咸以陳雄飛李睿不親下關爲罪而李睿陳雄飛亦以守關爲

辭度其情狀雄飛所失既多宜爲李瑛之亞李睿所失獨少亦當與黃奇壽共原也至於湖東之師金聲桓稱數萬漸出瑞洪而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以天雨爲詞不肯同出上清趨撫州惟夏季先一營守法已集千餘眾守東鄉欲乘便取進贛趙之壁與陳學鵬二營各舟下瑞洪之壁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守安仁餘千二縣所招徠義勇亦可數千人欲乘便窺南昌陳學鵬獨遑徊不上於本月初六夜領三百人逞圍魚洲劫營燒大糧船三隻及小船四五隻敵被焚溺者二百餘人比天漸明船逆水不駛敵覺兵少悉眾逐之兵士又潛失幾二百人傷哉臣每出師必往還告誡以有征無戰不殺爲武之義諸將雖面從而心有違言臣又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掣諸將士益自喜惟敵是求邇年用兵以

來肯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眾以弱敵強之歿靡他者惟諸將士耳臣非有厚積之賞重祿之驅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臣猶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然朝廷所恃爲制者令耳臣於將士約之合營約之不殺約之招降有征無戰正堂堂而諸將士竟茫然爲不教之棄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損於白磔李瑛之師斃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約其前後斬獲不能百顆而損失四倍於敵他諸擒奸細官雖十數輩纍纍繫至無益於殿最耳臣倘不死得假數月申以仁義約以節制教以步伐止齋給以衣甲器械從臣之令得以不敗而後可以無戰也朝廷雖不中制臣雖得以便宜從事而儒生守懦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趨人物力已細蝦蟆審視雖視不遠乞蚤正李瑛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

諸死者併蚤正臣之罪以謝諸三弁卽炤典例與王加封應士  
鏃應士鏞饒銓張天憲游元龍徐大用何龍虞淵蘇良弼等贈  
卹以爲志士喪元捐軀報國者之勸且以媿諸擁高位媮生苟  
免者內王加封爲建寧右衛世襲千戶應士鏃士鏞兄弟皆南  
平縣學生員何龍蘇良弼皆被創猶手殺數人乃死所宜於本  
職參遊上各加數級或與世襲衛所官以示優異者也又婺源  
之戰有原任河南汜水縣知縣胡海定亦與王加封等力戰以  
死海定無地方之寄綏鼓之任以併命爲尤難其他如淮藩副  
總汪自強參將魏公偉守備程元英夏之旭把總董禮樂董辛  
生練孔仁汪大用黃士烈董有丁董有幹董有嘉等皆練鄉勇  
起於興平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一降敵者俟詳確  
嗣請又見舊撫金聲子金函金敦鏃稱其父已於十月初八日

自劉死同死者有監軍江天一參將吳國楨及書吏余元  
英又舉人馬嘉亦自經死想見忠義在人人未忘漢激厲之下  
奮揚者多臣諸部曲雖未能鼓勇先登 而空卷共奮  
斬獲亦畧相當臣得邀恩幸保首領遯跡空山別勅重臣綱紀  
其後以贊助中興追摹雪臺之下未爲越也臣不勝戰栗待罪  
之至謹具情實考核以聞



